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古廉文集卷二

詳校官編修臣翟　槐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吴紹昱

謄録監生臣邱雲卿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六

古廉文集　　別集類五　明

提要

臣等謹案古廉文集十一卷附録一卷明李時勉撰時勉本名懋以字行安福人永樂甲申進士官至國子監祭酒卒謚文毅成化中改謚宗文事蹟具明史本傳時勉學術剛正初以三殿災條上時務忤成祖繼以奏上六事

忤仁宗終以不附王振為所搆陷前後瀕死者三而勁直之節始終如一其在國學以道義砥礪諸生人才蔚起與南京祭酒陳敬宗號南陳北李而時尤為人望所歸明以來司成均者莫能先也至其為文則平易通達不露圭角多藹然仁義之言豈非以躬行實踐所養者醇故與講學之家驕心盛氣以大言劫伏者異歟其所著作以當代重其為人脱

稿多為人持去故所存者無多此集乃成化中其門人戴難所編其孫長樂知縣顒所刋併以墓誌傳賛之類附錄於末焉乾隆四十六年十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古廉文集卷一

明 李時勉 撰

賦

北京賦

維皇明之受天命也我太祖皇帝首倡義師以平暴亂豪傑景從聲震江漢削除僭竊拯民塗炭定鼎金陵撫綏萬邦乃睠兹土實雄朔方放成周之卜洛欲並建而

未遑逮我皇上繼明重光握乾御極一遵舊章仁聲洋溢乎遐邇恩澤汪濊於八荒既致治於太平遵皇衢以省方仰先志之未遂度宏規以作京羌經營之伊始徧諸夏其歡騰曰惟北都在冀之域右挾大行左據碣石背疊險兮重關面平原兮廣澤崇恒嶽其巍巍鎮醫閭而奕奕冠九門之形勝實為天府之國是以軒轅邑之以分州唐堯階之以為帝擴神化以宜民大勲業之光被鬱王氣之所鍾于今茲而有待也於是仰瞻析木俯

測地靈龜筮兆吉天人叶應神祇獻珍而山石自出河嶽効靈而神木自行民子來兮相續期不日而功成爾乃懸水樹臬識景表營方位既正高下既平羣力畢舉百工並興建不拔之丕址拓萬雉之金城引天泉於西阜環湯池而鏡清九衢百壥之通達連甍邃宇之縱横顧壯麗其若此非燕逸而娛情蓋所以强榦而弱枝居重以御輕展皇儀而朝諸侯遵先軌而布仁政者也若乃四郊砥平皇道正直視萬國之環拱適居中而建極

其南則萬流宗海平林蔽天攬邯鄲鉅鹿之廣衍馳平
疇沃野之綿延漕淤恒衛徑其墅濡滋洓滦滙其前界
以大陸廣阿之宏壤阸以大茂井陘之連山包絡趙魏
襟帶齊魯膏腴之地綿亘三千餘里而極於黄河伊潁
之川其水陸之所産阜犖蘩盛盖莫得而記焉其北則
疊嶂嵂崛層巒蔽虧長城矗乎雲表百泉湧乎山隈壯
天關而設險守一夫而莫開偉左盤而右顧宛鳳舞而
龍飛實旁礴而鬱積粤擁衛於邦畿包狼山上谷之阻

據狐野獨石之危掩祖山木葉之離立連白登紫塞之逶迤控遐荒而極乎洮河之北鎮朔漠而逾乎瀚海之湄莫不傾心向化畏威懷德相率而來歸其東則潞河通漕控引江淮肥如灤洓灌注縈迴連峯片石之隘首陽崆峒之厓玉田白璧神仙瓊臺超無終而越金山跨遼瀋而逾鴨緑至於暘谷日出之涯固已遐哉邈乎而莫不在乎綏懷環以大海衆水所歸洪濤巨浪洶湧崔嵬葢不知其幾千萬里而蠻商番舶帆檣隱天不

絶而往來又有蓬瀛方壺鳳麟聚窟十洲三島靈異非一流精之闕瓊華之室墉城岧嶢金臺岪嵂紫翠丹青景雲爥日靈囿偓佺安期羡門之倫相與從游乎其間出入隱見而慌惚瞻帝京其伊邇庶可見其驂鸞駕鶴之髣髴其西則崇山鬱翠高挹泰岱北接居庸南首河内奇峯擁闗龍門阻隘玉泉垂虹青煙浮黛上截冥兮倚空下蟠據而際海其麓則有渾河湯湯西湖泱泱鹽溝琉璃桑乾廣陽雪波泛涌灝溔汪洋一瀉千里會流

帝鄉又有上林禁苑種植畜牧連郊踰畿縁丘彌谷澤瀦川匯若大湖瀛海渺瀰而相屬其中則有奇花珍果嘉樹甘木禽獸魚鼈豐殖蕃育䬒䬒籍籍不可得而盡録固可因農隙而校田獵選車徒以講武事乃遵國風稽王制詔期門簡將帥乘玉輅擁翠蓋出天關而雷轟轢芳郊而雲會非所以揚兵示武娛樂騁意蓋將取不妊而除苗害狩無擇而順殺氣謹大易之用於三驅之時驗騶虞之仁於一發之際水衡虞人之容與武夫壯

士之奮厲皆知夫仁者之為勇而以投石超距之足鄙
亦何必殄夷禽獸割鮮野食而以俛仰極樂之為貴也
若夫其宮室之制則損益乎黄帝合宫之宜式遵乎太
祖貽謀之良居高以臨下背陰而面陽奉天凌霄以磊
砢謹身鎮極而峥嶸華蓋穹崇以造天儼特處乎中央
上倣象夫天體之圓下效法夫坤德之方兩觀對峙以
嶽立五門高矗乎昊蒼飛閣屼以奠乎四表瓊樓嵬以
立乎兩旁廟社並列左右相當東崇文華重國家之大

本西翊武英嚴齋居而存誠彤庭玉砌壁檻華廊飛簷下啄甍楹高驤闌閶闔其蕩蕩儼帝居兮將將玉户燦華星之炯晃璇題納明月之煇煌寶珠焜燿於天闕金龍夭矯於虹梁藻井煥發綺窗玲瓏建瓴聯絡複道迴衝軼霄漢以上出俯日月而盪胸五色炫映金碧晶熒浮輝揚耀霞彩雲紅其後則奉先之殿仁壽之宫乾清坤寧郰麗穹窿掖庭椒房閨闈閟通其前則郊建圜丘合祭天地山川壇壝恭肅明祀至於五軍庶府之司六

卿百僚之位嚴署守之齊設比館舍而並置列大明之東西割文武而制異至於京尹赤縣之治所王侯貴戚之邸第辟雍成均育賢之地守羽林而掌佽飛者至九十而有四衛莫不井列而碁布各雄壯而偉麗其巖廊之上則有皐夔稷契之倫元凱俊乂之輩相與賡虞廷之歌談羲農之際謦補衮之能懷忠貞之志考禮文於大備贊聲樂之大美是以朝無缺政德教漸曁薄海內外均陶至治幸其有作聿來趨事成此大功忘其劬勩

人和既極休徵滋至慶雲瑞靄之覆於闕庭素烏玄兎之獻於丹陛醴泉屢出甘露數降麒麟騶虞之珍馴獅天馬之類紛紜雜遝莫能殫記于以見天眷之益隆而聖德之純備者也於是正月上日工既訖工爰告成於天地肆昭美於祖宗清心凝慮齋沐肅雍粢盛既潔牲既豐芬郁郁以旁達靈繽繽其來降錫嘉貺之穰穰介景福於帝躬將順應於昌期趾盛美而無窮乃服衮冕御帝座開九重之深殿受萬邦之朝賀内侯甸而要

荒外殊方而異俗胥近悦而逺來紛鼓舞而匍匐方物

溢以盈庭夌絢燦而駭矚率蹈舞于階墀效華封之三

祝爾乃浹和會昭景鑠鏗鯨鐘奏雅樂詔光禄以開筵

合百辟而燕樂饌珍王兮芳馨罍璚漿而斟酌聯貂蟬

兮夾陛雜蠻貊之荒服莫不酣暢而飽德咸頌歌而踊

躍越填城而溢郛謳歡聲而寥廓斯可以媲太古之無

為慶華胥而蹈栗陸顧皇上之謙抑視至治為未足於

是降德音播嘉惠省刑罰薄賦税汰冗濁旌廉吏舉賢

才擢俊乂發倉廪賑貧匱尊高年而禮有德慎防禦而修武備貴爵重賞以厲廉恥厚往薄來以馭寓内蓋欲使人知所本士知所勵四方萬國無一民之失所窮陬僻壤無一物之不遂舉陶於春風和煦之中而樂於雍熙泰和之治此盖堯舜兢業之心文王敬止之意所以紹鴻業繼先志益宏遠而有偉故不勞而甚易冠絶乎前古垂休於後世固可必聖子之與神孫益暢茂而無替小臣微陋忝職文字願賦帝都之盛槩揚國美于萬

祀復為之歌曰煌煌帝都兮逾鎬豐組山帶河兮壯以雄天開日明兮王氣所鍾穹窿造天兮惟帝之宫廓氛祲兮開溟濛鎮諸夏兮宣皇風王道平平兮四方來同願皇圖之鞏固歷萬世兮無窮

白象賦

炎海之濱和氣薰蒸山川毓秀瑤光降精祥氛瑞靄煜煜熒熒而奇獸於是生焉其色皓潔厥狀瓌奇脩牙玉潤柔毳霜披燭青霄而有燿瑩白璧而無疵浥甘露以

澤質餐沆瀣以充飢峥嶸乎宇宙掩映乎朝曦鼓舞踊躍風迴電馳爾乃出林谷離嶔嶔遊廣澤憩郊陲祥煙被體白日凝輝長鳴而山谷震昂首而絮雲霏濯清流於碧海斂素彩於咸池行大陸而莫蔽步皓月其誰知若乃賦性易馴任力莫敵動若嶽徙止猶冰積恍雪山之峩峩訝瑤島之奕奕首不以觸齒不以齧其産也固由乎天造其致也不藉乎人力進退步趨必由於規矩蹈舞跪起寧勞於訓飭巴蛇為之斂暴文犀為之辟易

茲蓋異於伊水之長洲豈獨産於弗林之大食使姬旦見之應獨驅於虎豹軒轅得之亦何羨乎白澤此其所以罕聞於前古而兩見於今日也爾乃綿首燦爛羅絡玲瓏掖以羣類從以胥童顧盼炳煜步履從容辭荒服之遠徼獻蓬萊之新宫豈比夫深山之麋鹿徒接跡於蒿蓬固當以麒麟而為侶慶盛世之遭逢遊靈囿以自適沐膏澤於無窮

麒麟賦

惟聖德之廣運兮屢感召夫禎祥粤瑞世之仁獸兮乃復見夫遐方榮光澹其煇燿兮佳氣翁其汪洋曜靈晃以下燭兮海波静而不揚邦人聚而來觀兮偭徙倚而徬徨徼往牒之所紀兮叶瑞應其彰彰繄含仁而懷義兮復步履之安詳彼生草之不折兮矧生物之或戕不踶觸以相戾兮寧羣居以為亢嗟彼毳之總總兮敢接跡而隨行遭聖人之在位兮霈恩澤於窮荒仍曠世而一出兮昭皇化之無疆實中國之大瑞兮豈小國之敢

當爰卜日而命使兮肅惟戒乎舟航羌侑之以方物兮
于以貢夫神京離屬國之僻遠兮道瀛海之滄茫神飈
颯以清路兮百靈繽其在傍波灝漾而粼粼兮雲飄拂
其霙霙偕神龍以為侶兮挾靈龜以為朋鯨鯢伏浪而
屏息兮鸞鳳下顧而回翔遭汗漫以徑渡兮肆陸歷乎
康莊犀兕紛以雜遝兮騶虞掖其蹡蹡彼熊羆羣於虎
豹兮暨鵾鵬之與鵝鶬徒飛走其誰羨兮咸錯愕而相
望乾坤蕩而清肅兮山岳煥其焜煌踰重譯之迢遞兮

爰始達於帝鄉望九門其既闢兮雙闕燦其光芒翠華絢日以冉冉兮金莖浴露以瀼瀼冕旒儼其既臨兮瑞物偉其在庭性振振以自馴兮乃不擾而不驚龜文燦而濯濯兮龍首挺其昂昂方引脰而一鳴兮叶律呂而諧宫商重瞳載顧於丹扆兮百辟歡動乎巖廊曰麒麟之為物兮實瑞世而匪常昔軒轅之至聖兮來苑囿而徜徉或遊憩乎郊藪兮復一見於成康周詩托咏於仁厚兮傳記徒載其荒唐惟我皇之仁聖兮勤宵旰而不

逴治化隆於三代兮功德媲乎羲黄既禮備而樂和兮惟端拱而垂裳此至瑞所以特見於今日兮實有徵於太平顧微臣之謭謭兮幸遭逢乎聖明惟盛德之深厚兮欲稱頌而未能竭菲才以為賦兮于麟趾有其光祝聖祚於悠久兮與天地而同長

獅子賦

偉西域之奇獸性猛戾而形殊匪圈束之可制豈羈紲之能拘離中國之既遠固難得而見諸惟聖皇之御宇

德無遠而不被越侏儷與左衽率獻珍而奉贄豈茲物之是遺歷重譯而俱至覩其鉤爪戟利鑿齒霜潔首固蜀山之金額壯昆吾之鐵紺眼晶熒蒼髯熤熤體性稟金精之剛毛質得中央之色尾冉冉兮綴裘腹皎皎兮凝雪清風飄拂乎柔毳赤日炫曜于廣臆哮吼則威聲雷奮顧盼而目光電激林谷為之震動江河為之蕩潏舉趾迅奔則千里倏忽奮怒揚威而百獸戰慄萬牛失據六駮奪魄貙貓喪氣猰㺄屏跡白䖘慴以奔竄元熊

踞而辟易捩犀兕以飛涎磔虎豹而喋血茲所以為毛羣之特而非可致以人力也昔軒轅之盛時曾一見於東巡歷億載以逮茲幸有生之逢辰顧西極之綿邈沐膏澤於皇仁雄姿弭其如擾猛氣婉以自馴固將遠攬騶虞接跡祥麟游乎靈囿之內違夫寂寞之濱安能蹝踞於哈烈之地與歲月以因循爾乃憑祥雲駕雕闌涉流沙踰玉關倚天路而蹀足望都城以怡顏金門曉兮洞開龍駕儼以臨軒與方物而並進伏丹墀以盤桓珍

禽奇獸固非聖人之所重而嚮風慕義乃遠人之所先亦惟我皇上有懷遠為近之德居重馭輕之權故四遠咸服中國奠安仁恩溥洽而兹獸自致乎苑囿之間是蓋同符於越裳之貢雉而實盛德至治之應豈徒夸以為奇玩若赤烏白兔之角端也哉嗟淺薄其何庸屢進退於金門同百辟以拜舞覩盛美而欣歡繼頌聲以獻賦効微衷之惓惓願皇圖兮鞏固祝聖壽於萬年

冰雪軒賦

客有乗玉虬駕雲車憑祥風以遐舉將縱觀乎名區遵天路以遊遨倐予至乎帝都訪瀛洲之仙侶造冰雪之軒居觀其四壁皎潔中庭廓舒顧紛濁其何有開縞素之新圖雲憑憑其在户風冉冉兮飄裾凌天山於咫尺俯冰谷於座隅澗不寒而長冱林未春而先敷色炯晃以承日氣淋慄而襲予乃澹然而忘反相與偃仰而怡愉軒中主人乃顧謂客曰子知吾之處乎是軒抑亦知吾名軒之意已乎客曰吾聞之水伏陰而為冰雨遇寒

而為雪實因時而天成非有假於人力當夫嚴氣既升北風凛慄温泉凝而不流沸井涸而不溢渺洪河兮萬里冰峩峩兮千尺雪雰雰而交下恍澔溔其委積既增高而㿃庳忽纎掩而瑕匿雖金玉不足以擬其堅而白羽焉能以侔其色際春陽之和煦乃泮然而流液揆物情其若此覩名軒其猶惑主人仰而吁俯而太息曰名固各有所寓而意各有所適茍惟求諸形似窮探討其焉極客曰吾知之矣於斯時也無愁戚之態有燕賞之

樂襲貂裘兮蒙茸焚獸炭其芬馥欲撾鍾而考鼓亦炰羔而烹犢璚筵列珠履之英玉管間青商之曲將適意其在茲而名扁以寓

闕

三益鮮聞五交遂起朝握手以同歡夕反目而相視此晏平仲之所不與臧孫紇之所不齒胥不若三者之不

改其舊而無可議者乎當夫雪霜摧之而自若驚飈觸之而不抗有子淵犯而不校之氣象焉羣芳既歇而益盛榮華比之而不屑有任安獨立不去之志節焉歲寒相保而益堅顔色相顧而不戾有范張守約不違之信義焉是則物之所可嘉而人或有不逮者矣若夫脅肩諂笑比附沈湎隨波逐流樂而忘返孰與挺然如端人莊士正顔厲色可畏而不可犯也功利相趨禍患相避憂樂殊情貴賤異志孰與不争榮于春風不相捐於憔

悴而寒暑一致也貌順心違殄行敗德忌能毀善志滿意得孰與虛而有容質直無飾而表裏洞徹也況乎語其才用則可以為棟梁之具備鼎鼐之味叶律吕之音而非尋常之可擬故傅說出乎版築任和羹之重寄武公敏於自修歌淇澳以自厲夫子見其後彫爰興懷於歎美顧予何人乃欲托交於三物而為四偃仰思之猶或顔靦而心愧奈何以凡草木視之而譏其友之為非是乎今之論者徒習於世俗之所尚狃於耳目之所暱

無有重金蘭之契崇麗澤之益樂談乎仁義琢磨於道德者乃屑屑於往還煦煦於朝夕及其一旦背而馳也然後勒門以為戒廣論以示絶雖有警於將來諒何救於覆轍回顧吾之齋居反不知草木之可悅也於是客乃赧然謝曰鄙人固陋昧於博識一聞雅言渙若氷釋拂衣而歌抗手言别歌曰芳菲菲兮競陽春野遊遨兮交朱輪樂歡賞兮及良辰怦予心兮將誰與論公子歌以和之曰山蒼蒼兮江水深偭遙路兮不可尋襲芳香

兮息曾陰坐白石兮絃素琴清風時來兮明月滿林於焉逍遙兮誰知我心

瑞應景星賦 有序

宣德八年閏八月戊午昏刻景星見於西北乾位天門之上其色黃潤照燭如晝明日欽天監以聞百官奉表稱賀以昭聖德之致皇上謙抑不居誕降德音戒飭羣臣敬慎有位共圖治理以承天休臣伏惟皇上是心即堯舜勅天之命大禹不自滿假之心也夫如是天命安

得不固天下安得不理治效安得不如古哉臣退稽典籍瑞星有五景星其一也王者至孝德洞幽微舉賢命官不私於人號令禮樂協民心合天意則景星見見則國祚大昌堯之時一見於翼舜之時一見於房自是厥後寥寥無聞歷數千載而特見於今日於以見天眷聖德有隆而無替而國家萬萬年太平之盛亦兆於此矣何其幸哉臣蒙國恩備詞林躬覩嘉祥不敢以默謹撰賦詞一篇以歌頌盛美垂示無極賦曰維皇御極于今

九年海宇寧謐民物阜安和氣薰蒸坱圠無垠奇祥異瑞畢至駢臻粤惟歲之仲秋兮月閏夕之初昏試仰瞻於天門兮劃欣覩夫景星訝光彩之炫映兮紛熀熀而熒熒於時銀漢澄碧滉漾太清素娥啓匣炳靈若英豈惟麗天而有耀兮將助月以為明蟾兔倚桂而凝睇兮望舒倚馭而不征顧朏魄之未克兮倏澄輝其若盈六合晃其如晝兮風露寂以無聲若乃北極煥映齊玉燭以宣朗兮越清徹乎恒營華蓋儼其可挹兮泰階平而

可升統衆曜以環拱兮翊皇御乎羣靈燭河海以燦爛兮波濤静而不揚馮夷出而抃舞兮海若起而徜徉鯨鯢引領於絶岸兮蛟螭跂足於渺茫曩昔處此長夜兮玆朗視乎彼蒼若夫荒嶠僻壤陰山積雪背陽之阿面陰之室窮岩絶壑茂林叢樾雖白日猶罕麗兮尚可望乎明月忽天光之下臨兮袪昧晦以昭晰草木被其光澤兮咸欣欣以茂悦爾其蓬瀛洞達金莖融液瑶臺凝素玉漏微滴雞先鳴以警曉兮鵲繞樹而未息珮珊珊

以響起兮爰盍集乎百辟率踴躍以快覩兮終惝怳而莫識於是揣圖以玄覽兮稽往牒以究詳茲實國之大瑞兮其為狀也無常或一參兩而為三兮氣青赤而連芳颯焉合而半規兮燦奇色以輝煌或環圜而空中兮騰瑞彩於八荒曰有象而無其次兮恒見於有道之世王者不私人以官兮俾賢俊之在位號令協於民心兮禮樂合乎天意至德洞於幽微兮大孝顯而莫蟯圓靈不祕其神兮斯昭焉而一出昔神堯之時雍兮翼軫萃

其祥光曁重華之協德兮乃復顯於氐房越漢武之大誇兮徒以被之樂章曠千祺而莫覿兮昭聖美於吾皇至治極而馨香兮肆天降之嘉祥揆前古而莫與並兮宜接跡於虞唐嗟微臣之淺陋兮沐萬世之恩光

龍馬頌

欽惟皇帝陛下自即位以來惓惓以敬天愛民為急務旁求哲人布列庶位罷黜貪殘以懲不率人心以勸民用和悅於是萬幾之暇發其睿思作為文章經緯天地

光耀日月是以至和之氣薰蒸洋溢萃為嘉祥莫不來備乃者龍馬又出於西北守臣奉以獻頂耳駿尾皆與龍同鬐毛參差宛若鱗甲體色純白光潤如玉羣臣觀望莫不抃舞頓首呼萬歲退而欲上表稱賀皇上謙抑不居勅命勿賀臣伏念伏羲在位龍負圖出於河伏羲則之以畫八卦而人文始昭今皇上德合天地恩洽四海而聖藻神翰貫絶古今故皇天眷佑致此龍馬應瑞而至以昭國家文明之盛宗社悠久之福而聖壽靈長

之徵盖與伏羲同符不可以無紀述垂諸久遠謹拜手稽首而獻頌曰惟皇臨御德合乾坤仁恩溥洽和氣氤氲萬物並育百祥駢臻惟此龍馬與凡馬異元氣所鍾靈和所萃匪德匪時其何能致歷稽往古粤惟伏羲曾一負圖出於滎河於洛之湄八卦之畫斯其是則越數千年邈不可識匪天之圖惟覽於德其來斯來匪人之力惟今天子德邁羲皇發其藻思蔚為文章雲漢之昭日月之光惟是龍馬惟德之應羣臣忭覩抃舞稱慶惟

瑞之徵惟天子聖惟聖天子謙抑不居時和歲豐為瑞
有餘臣拜稽首欽承聖謨祝天子聖荷天之佑祝天子
壽與天齊久小臣作頌播於九有祝天子聖長有茲瑞
祝天子壽萬百千歲小臣作頌以告來世

古廉文集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古廉文集卷二

明 李時勉 撰

記

車駕幸學禮儀記

孔子之道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也堯舜禹湯文武以其道施諸當時孔子修而明之以詔後世使天下後世知有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而服行之以開太平之治者孔

子也故孔子者窮天地亘萬世而不可違也我國家自太祖高皇帝平一海内即詔天下皆立學宫祀孔子申明五常之典以正前代之弊習繇是文教大興四方外國皆遣子入學是又修明孔子之道以致然也聖聖相承光啓文運溥海内外翕然同風皇上嗣大歴服祗循舊章而求賢訪道之心尤篤顧惟賢才為致治之本然賢才之出必由學校而太學者首善之地風化之原所係尤重每注意焉而言者謂舊學畢陋宜改建高爽皇

上命司禮太監臣王某往視之還奏舊學地寛平深静為國家教養人才實惟其宜上乃詔工部撤而新之命内官監太監臣阮某總其事某等精勤不懈晨夜展力以正統八年秋興工未三月而廟堂廊廡巍然煥然堅壯完固師生之舍庖廩之所至於祀事之需教養之具莫不悉備告成之日優加勞錫明年春二月皇上勅禮部擇吉日嚴法駕以三月朔旦躬謁先師孔子先是禮官言常制帝王幸學惟釋菜皇上特命加祀孔子以大

罕餘悉如春秋釋奠儀既而幸彝倫堂命臣等講論經典冠帶縉紳之臣逢掖介胄之士圜拱而觀聽者以億萬計駕還百官忭舞稱賀聖心悦懌明日特燕太學儒臣賜之襲衣誕降綸音申以勸勵文武吏民莫不瞻望歎羡以為太學之盛寵眷之隆斯文際遇古所未有其禮儀節目恩榮次第宜勒諸貞石昭示方來使四方萬國皆知皇上崇儒重道之盛心禮部以聞特賜俞允臣竊惟虞夏商周學校之制教養之方載諸經可見已由

周而降若漢唐宋其間願治之主非不知建學育才之
為重然有未盡善者惟我太祖高皇帝創業於前太宗
文皇帝繼統於後皆嘗幸學以獎文教仁宗宣宗尊崇
聖道嚮用儒術實同一心故人才治效比隆古昔仰惟
皇帝陛下以聰明睿智之資統承列聖丕闡大猷禮樂
昭明教化洋溢宏謨遠畧真近代所未聞而聿脩廟學
躬禮先師使聖道愈明於世其神功聖烈誠與堯舜禹
湯文武同一揆也猗歟盛哉謹用撰述而備刻之使觀

者有所感發興起為臣盡忠為子盡孝風俗益以淳美世治極於隆平則我皇明之祚與天地相為悠久矣謹記

營建紀成記

夫營建國家大事為國家舉大事而成之若無事者然非其才賢公正足以任之而無分毫私者不能也正統丁巳春皇上以三殿朝會燕享之所而九門與百官庶府皆所當營建者乃命内官太監與工部臣計議以聞

議既定上命阮某曰經營圖為悉以付汝汝出總之其往欽哉公既受命營度規畫惟日孜孜會其高下大小之材計其金碧藻繪之物量其事期緩急之序與凡工匠力役之所出權其輕重多寡究其始終盈縮度可以為之也然後諏日興工衆力齊舉萬手偕作不三載而都城九門皇城四門成又二載而三殿兩宮以及祀天之所觀天之器莫不皆成又二載而五軍六部暨夫百司之署賓客之館亦莫不皆成乃眷辟雍育才之地不

可以後不三月而廟堂又成公於是告厥成功皇上嘉勞甚至而錫賚優厚公乃書其事始末來曰吾受朝廷厚恩無所報稱罄竭心力以圖効其分寸者實在於此幸為我記之昔者成周之營洛邑本武王之志至於成王而後成之成王之所以成洛邑也召公周公相繼而往費心勞力盖亦不易矣國朝遷都北京營建之事自太宗文皇帝以來三十餘年猶未就緒今皇上以至聖之德纘承大統守祖宗之成法行寛仁之善政海内富

庶一與休息惟注意於此簡任内臣以莅其事於時百官皆修其職四方皆以無虞民心皆已安樂是惟無作作則翕然子來無不應者而六七載之間興大役以建萬萬年不拔之丕基而民不以為勞但見宫殿樓觀巍然煥然高聳乎宇宙輝映乎日月若未嘗有所為者然於是過成周遠矣盖成周所以用役作者殷民也殷民服周之化淺必待誥諭諄切而後能使之是以難也若我朝五聖之德澤漸磨涵養之深一旦有所興作宜乎

其歡欣鼓舞聿來趨事況二公以超卓之才任事之際又能以寛宏公正之心而行之故其成功不勞而甚易也如此予於是不獨有以知二公之賢又有以見皇上知人之明而任人之專雖三代聖君有莫能及因公之請特為記之使後者有所考焉

勑建永通橋記

通州在京城之東潞河之上凡四方萬國貢賦由水道以達京師者必萃於此實國家之要衝也由州城西行

八里許有河盖京都諸水之會流而東者河雖不廣而水潦沮洳每夏秋之交雨水泛漲嘗架木為橋或比舟為梁以通道往來數易而速壞輿馬多致覆溺而運輸者尤為艱阻勞費煩擾不勝其患太監臣李德等以其事聞上欲於其地建石橋乃命司禮監太監臣王某往經度之某還奏云此陸運之通衢商旅使客往還之要路建橋實宜方今不燠不寒興工修築是惟其時然欲堅久而不壞在委任得人上聞即命總督漕運都督臣

武興等發軍夫都指揮僉事臣陳信領之工部侍郎臣王永和督工匠内官監太監臣阮安董之安謂衆曰朝廷遷都北京建萬世不拔之丕基而漕運實軍國所資重務也故興役萬夫齊奮並手偕作未及三月而功已就緒橋南北五千尺為水道三券券與平底石皆交互通貫錮以鐵券水石護以鐵柱當其衝橋東西二百尺兩傍欄檻皆以石為之作二牌樓題曰永通橋蓋上所賜名也又立廟祀河神而以玄帝鎮之經始於正統十

一年八月二十七日告成於十一月某日阮公與侍郎

王公謀求請予記昔文王作臺於苑囿固無預於民事

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詩人又被之歌詠傳誦至

今皇上營建此橋實所以惠利於人而人踊躍懽欣以

趨其事者誠無異乎文王之時亦何其盛哉是故不可

無所紀述以傳示後世因公之請特為記之而又繫之

以詩曰惟皇仁聖統御寰宇萬方畢臣罔有違拒粤惟

漕運軍國所資道江歷淮其來如歸潞河湯湯漕舟所

聚陸運京師有河伊阻帝曰臣某汝往視之惟梁惟石惟其宜之臣具還奏誠如聖制作為橋梁萬世之利帝曰休哉是惟在人我其命之汝為予申乃命永和汝督工匠勿亟勿徐德綏是尚曰内臣安汝其總之經營規畫惟汝是司安拜稽首敢不盡心圖為堅久以副德音羣工百役莫不踴躍攻金攻石並手偕作惟橋南北惟水西東不日而成敷奏厥功商旅使客車輿步騎昔憂顛覆今履平易岸有豐草水有游魚昔為岨險今為坦

途運輸之來紛紜絡繹國用以序廩庾充實行者忭舞以播頌聲四方無警萬國咸寧惟此成功帝德之致勒之茲碑以告永世

修造盧溝橋記

盧溝在都城西南四十里外凡趙魏汴宋秦代隴蜀滇南交廣吳楚淮江陸行以入京師與夫朝廷之使臣仕宦商賈之人自京師道西南以適四方萬國者皆由於此是蓋國之要津也舊有橋橋有石欄作於金明昌中

以通道往來至今四百餘年矣頹毀日甚車輿步騎多顛躓墜溺之患所宜修也橋之近有固安堤故狼窩口也春夏之間驟雨時至水潦衝激嘗加修築築輒復決決則有漂沒民田廬舍之害所宜修也然國家所宜修者不獨此顧有所未暇及焉耳今上皇帝即位詔内監與工部臣計國家内外所當營建者有幾次其緩急先後以聞於是特命太監阮公董其事公既受命晨夕惟勤正統九年三月朝廷宫殿以及百司庶府莫不皆成

公奉命往西山過盧溝見橋與堤之患還奏曰盧溝橋不修且壞而固安堤水患猶在今京師之工既畢請致力於此上曰然汝往治之公於是率工匠往視橋一理新之水道十有一券錮若天成東西跨水凡三百二十有二步平易如砥欄檻其兩傍凡四百八十有四鎮以獅象華表堅壯偉觀公又行視堤曰此吾向所築者猶不足以捍其患也耶乃循水而六七里許至卧龍岡之東南岸曰其病在此於是相其所宜是濬是築以殺其

勢使漸流而西水循其道而堤以無虞往者隱決工費累鉅萬經歲不得休今不踰月二工皆以告成而民不被其擾不預其勞但見其東西行過是橋者若履亨衢公務才力之通於橋下者若道平川民之安居樂業而無蕩析之慮者其誰使然耶公之力也公何以能然哉予嘗觀公之為人矣正以持已公以涖事勤以率衆而惠以恤下正則安公則悅勤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而忘其勞持是以往將無所為而不得者而況於此工之

近小者耶公嘗圖其跡以示予曰是工雖小然有以見國家之於政由內以及外先其所急而後其所緩有如此也吁公可謂知本者哉夫京師天下之本也公既盡心於所務而後致力於斯所以不勞而甚易也歟後之人有不知公者觀於斯圖則其所為之大者可從而推也是故不可以不記正統九年三月十有六日其經始月日也是年四月十有八日其成之月日也記作於六月廿日云

新化縣重修學舍記

學校風化之原誠牧民者之先務而世儒俗士往往忽之乃汲汲於簿書期會之間視此為迂緩不之經意此教化之所以不興人才之所以不盛而治功之所以不廣也新化湖廣寶慶之屬邑庠學在其邑之西建始於國朝洪武之戊申規制庳陋庭宇狹隘見者知其不稱無能改作歷歲既久學舍頹圮廟屋亦壞師儒講學莫啓觀瞻春秋祭祀無以展誠及莆陽黄君濟生來為幕

賓首謁學宫顧而惕然曰是豈非為政者之羞乎於是與長佐謀出捐己資倡率於衆庀材僦工既以完具乃蠲日之吉悉徹而新之禮殿講堂門廡齋舍泮池橋門與夫庖湢之所栖息之室莫不畢備壯麗閎大加於舊觀又設先聖先賢像於其位經始於宣德丙午秋七月落成於是歲之冬十月是役也工費不為少矣一毫不斂於民功成而民不告勞此其所以為賢也濟生聰敏有才畧諳練政體識達事機其來贊政也能留心於學

校以為先務使弦誦之聲被於閭里而射鄉祀享皆有以備其禮儀民之得於觀感之間翕然化服而經生學士知所勸率獷驁諄戾知所改悔鰥孤羸寒得所依歸如是而俾教化之行治功之成也甚易賢才之出將彬彬焉盛矣然則為政者之於學校豈細故哉彼有不能而慕職能之是可嘉也濟生比以職事至京師求予記其成以告於後之人益理而修之俾勿壞尤見其用心之至也於是乎書

江浦縣學重修大成殿碑陰記

學校育賢之地實有司之首務所當盡心者也有司不盡其心而典教者不加之意焉則教化陵夷風俗頹敗而賢才委靡不振宜也江浦縣學在大江之濵縣治之東歲久傾圮歷載以來莫克究思廬陵孫𪧐來為學官謀於訓導孫珙等曰學之庳陋如此欲重修之堂廡齋舍庖湢之處可因其舊規其功小而力為易若至孔子廟臺殿庳狹非一大徹理新之不足以棲神起敬稱王

者之居然其功大力不足以為宜先圖其易其必有好事者感發慕嚮則庶乎其可乃相與告於縣之長貳各捐己俸鳩工聚材徐而葺之於是衛之賢特與邑里之耆老儒秀商旅使客之過往者聞之相率出錢幣穀粟爭來助應財力既具遂經始大成殿悉去其故而惟新是營增庳擴隘極於高廣衆心齊奮羣力畢舉曾不幾時而殿宇巍然奐然百廢具興莫不完好明年春享祀禮畢大合文武僚屬與士民之俊秀邑之老長子弟咸

集來觀瞻望歎羨以為兹邑學校之興禮義之備文物之盛未有若今日者是皆良有司者之能盡其心賢典教者之能加之意以致然也咸願立石以紀之孫君遂請文於右都御史熊公以刻之碑又欲列縣長貳以下及諸相助者之姓名於碑之陰而請予記柳宗元曰仲尼之道與王化遠邇盖王化之所至孔子之道亦至焉雖蠻貊無以異故宗元云然夫以蠻貊尚知篤信孔子而尊其道況在中國織甸之内也耶凡吾父子兄弟

夫婦長幼其序秩然而不紊其恩歡然以相接惇禮樂尚仁義有以異於禽獸異類者其誰之功也然則由其道立其宮以奉之未為過是固無足道也特以其能知所尊而信之猶愈於飾佛老之宮溺而不知止者故列序其人庶於世教有警也是以記之

博羅縣重修儒學記

博羅縣學廣文李先生聞予以祭掃還至家遣人以書告曰縣舊有學在浮定江之側地既陋隘而左又有武

安王廟故學宮無門由櫺星門以出入永樂甲申縣令
林和至以為非宜遂遷廟於延壽寺之左而闢學門於
其上來者始起觀瞻辛卯縣令呂祚重修大成殿是後
典史吳吉修起戟門署縣事稅課大使龔福修復明倫
堂兩齋學舍庶幾其備也曾不十載腐朽弊壞已甚正
統初皇上以天下學校之政不修簡賢以任風憲之職
專督勵之而廣東則僉憲彭公實承命以來明年秋巡
歷至茲邑展謁廟庭顧瞻前後惻然曰此有司之過也

自漢以來郡縣皆有學學有廟廟以棲神學以施教今廟學毀墜如此神無常棲祀事何所展誠教無所施學者何所取法遂欲更而新之慮無能董其事共謂府判鄭君庸慎有才智實堪任之檄使以來君至周覽度曰此易易耳昔之所以屢成而屢毀者所司不為經久計取其速成具為目前觀美數費勞力不顧也遂欲圖其久遠不在乎他材木磚石之用取其碩大堅好而梁棟室屋不在華美取其完固而已衆咸曰然於是經營調

度不資於人不擾於民不旬月而百用皆具乃召匠儆工諏吉興事衆力齊舉並手偕作經始於丁巳冬十有二月己巳落成於戊午秋八月上丁日殿堂廊廡齋廚庫舍奐然一新雄壯宏廓視昔有加時邑貳令劉君適理縣事亦克盡心乃謀於衆欲具石記公之德與鄭君之勞以告後之人俾勿壞或壞而能修之者用是取以為請夫葺屋甩囷倉之制至微也而周官猶悉書之以為後法况學校首善之地賢才之所自出而可不加之

意哉有能加之意者又可使之無聞哉昔漢何武為刺史行部所至先即學宫接見諸生試其誦論問以得失鮑德為南陽學校廢弛乃修起黌舍宴舍師儒觀者嘆服故二公名昭於時而傳誦至今今僉憲有何武之賢判府有鮑德之功其所以見重於時而垂聲於後世也又豈有窮哉若貳令之與廣文能謀所以使人之善傳諸久遠是皆可書予故不辭而書之使并勒諸石云僉憲名琉安成人鄭君名述莆田人貳令名智安成人廣

文名浩建安人

高安縣重修儒學藏書閣記

高安縣儒學在縣治之東宋政和間所建元末兵燹學廢國朝洪武中因舊址修復之然其地陿隘東逼衛治西逼縣牆前臨大街後近於城雖有隙地而為戍卒所據師生講誦無所栖宿無舍書籍無所藏飲膳無所設殿堂廊廡悉已弊壞祀事無所揭處正統戊午提督學政僉事彭君毓敬巡歷至是欲擴而充之顧瞻左右莫

可為力獨其後軍營實舊學地雖失之已久而理有可言衛帥聞之即徹軍營以其地來歸君於是即其地創為高閣若干楹上以貯國朝詔勅及所賜書其中下為諸生講論之所西為膳堂東為會饌閣之前為明倫堂堂之兩傍為閣皆三間下以為西齋上以貯經籍子史諸書堂之南為大成殿兩廡戟門以次成其西有池曰浴沂池水深而長傍池之東為屋若干楹以跨於池上覆以板闌檻軒窗疏通明達牀帳几席悉具以為諸生

退息之所池之西為射圃南為校官廨宇凡三所其二南向皆東出至於神厨庫廪庖湢之處莫不備具地雖阨隘而規制壯觀有加於昔經始於正統戊午之春三月明年己未春三月訖工儒師萬載李君瓊書其事來請記且曰是役也多因其舊餘各創為之而所重者又在於書故吾於閣言之特詳焉夫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為治孔子孟軻顏曾子思之所以為言臯陶伊傅周召諸臣之所以佐贊輔弼之跡馬融鄭玄周程張朱諸

儒之所以論議訓釋之辭與夫古今治亂興衰之跡以及聖朝訓飭誥誡勸懲之制皆載諸簡策凡師之所以為教弟子之所以為學皆在於此不可無者況學校乎今高安縣重修學舍而能篤意於此特閣而藏之可謂知所重矣誠使學者能即此以講求二帝三王之道先聖之言以修其身以勵其行則其才之成亦易矣用是知嶺南之士彬彬然輩出者必先於高安見之因李君之請書此以復之以為他日徵云

黄岡重修學記

學校之興有資於守令舊矣文翁之在蜀郡范純仁之在襄邑皆以能興學校崇教化致民俗丕變故聲譽顯於當時名聞昭於後世有不可及也盖學校風化之原三綱五常之道由是而後明詩書禮樂之教由是而後行風俗由是而變人才由是而出古昔治效之盛所以為不可及者有此道也洪惟我太祖高皇帝自正位以來輒詔天下郡縣皆立學置師弟子員付之守令以陶

淑之藩臬二司考察其勤惰而勸懲之賢能文學之士往往出其間自公卿大夫以至於州縣之選常不乏人焉是亦興學之效也比年以來儒學之士多以記誦文辭為業而不務實學盖由有司每以簿書期會為急視學校若不干己者至於廟舍頹毀教化廢弛畧不加之意焉雖朝廷專設憲臣以督理之亦未能或之變也吁習俗漸染之深未可以朝夕革也歟是殆不然憲臣之巡歷有時而守令之臨莅無間苟一加之意焉則無不

可者在鼓舞而作興之何如耳黄岡黄州附郭邑也地濵大江舊有學規制庳隘歲久頽圮太守錢公至周覽慨歎首捐己俸誓欲擴而大之於是縣正僚佐邑人富室爭出錢幣以相助者甚衆乃庀材僦工諏吉興作自大成殿以次明倫堂池臺門廡師生講誦之所栖宿之舍一一理新之至於神厨射圃倉庫庖湢之處莫不備具壯麗宏偉數倍於昔經始於正統七年丁巳九月告成於十年庚申七月費不出於公帑勞不及於民庶而成

此大功非公其孰能之公之為人端厚坦夷廉靜而不阿居家以孝弟聞親喪廬墓三年朝廷旌異之其在大理獄以不寃今為黄州環千里之民無不歸心焉又能以其餘力一新郡縣之學暇輒與諸生講誦經史課其所業而奬勵之莫不翕然鄉於學文翁范純仁不得專美其前矣大學曰身脩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若公者可謂身體而力行之矣邑學官尹某夏某以書來求予言夫郡縣學博士樂得賢太守以蒙其作興之恵又

樂得英才以盡其教育之方何其幸哉故予亦樂聞其事而為記之如此云

敕賜興德寺記

興德寺在德勝橋之西舊本興國寺不知自何時而廢其遺址尚存為中官居第者若干年矣一日因久雨牆壞掘地修築得石碑云龍泉祖刹監寺圓公置結落傘施興國禪寺永為供具凡二百餘年盖至正三年也後有住持宗主慈照大師明孝立石十二字衆皆曰此古

刹也非吾徒所宜居於是白諸内官太監阮公願立屋以居僧衆公以為然捐已資若干緡俾閲某領其事四方好善之士聞而相與施錢幣以相助者甚衆遂相度其地因其舊而平治之鳩材僦工諏吉而營之經始於某年某月某日落成於某年某月某日殿堂廊廡禪居丈室與夫藏經之處說法之所鼓鍾之懸栖宿之舍庖湢庫藏悉已備具遠近來觀者莫不嘆羡曰昔為丘墟莽蒼之地今為禪刹最盛之區且為之不勞而成之甚

易豈非其所遭遇得其時哉於是請於朝勅賜今名且命僧來求記曰將勒諸石以遺其後人使相繼而慎守之庶其永無替也凡天下之物其成也必有毀其興也必有廢廢興成毀相尋於無窮則其成之也實難而其毀之也甚易或者諉之於數曰非人之所能為也然於其間有一成而不壞盖盛而永存者盖由其興之者得其人而其為之也堅其承之者得其人而其守之也固譬之寶物前人之所以求之者未始不用心焉後之人

以為不足貴而不知所以守之又豈能使其長存已乎由是觀之則成之者固在乎人而守之者尤在乎人予既承公命因推其意而書之居於斯者尚慎思永厥傳哉

勅賜廣教寺記

都城之西南百里許曰房山之西若干里有山曰三峯巖巒清秀其外諸峯拱揖若連環然林木陰翳磴道縈紆其中平寬而草樹荆棘叢雜欝塞常有雲氣旋繞其

上人跡罕至知者蓋鮮宣德八年尚衣太監李公寧與同志之士王毫等歷覽山川至此而心曠神怡目之所覩耳之所聞自覺有異者焉徘徊久之公以為盡去蕪穢將必有可觀衆皆曰然翼日命僮僕具畚鍤持斧斤以入雜榛莽蘿汚塗伐灌木遂得古刹遺址循其舊而理之高者窪者欹者狹者夷之益之正之拓之劃然開朗地若闢而廣山若增而高草木若澤而悅居民耆老聞而來觀咸曰我輩生長玆土亦不知其有此勝境得

非山川之靈隱奇蓄秀有所待也耶公乃與衆各捐己資曁善姓江勝所助緣得若干緡鳩工貫材因其勢而為之制中建佛殿前為天王殿後為方丈室皆翼以廊廡曲折迴環通道往來庫廩在其東僧房在其西庖湢之所栖宿之舍莫不備具總若干楹巍然奐然可謂盛也矣經始於正統丙辰之三月落成於己未之正月是歲春公請於上賜名廣教由是四方緇流日益雲集大乘妙法日益宣傳於以祝延聖壽於以資福生民實維

其宜然猶欲因是書其始末劖之石以告其後之人相與保之而勿壞乃來請文於予蓋金仙氏之道之在天地間猶泉源之行乎地中鑿井得泉汲而用之滚滚而來及其湮塞之而不通不知者以為泉竭也有濬之而汲之則泉即此而在矣又豈有竭也哉斯寺之建不知創自何時當頽廢寂寥之餘值太平無事之日而公等得以其餘力以及於此使百廢頓興而壯觀若是豈偶然之故哉誠使守真乘法印於斯食於斯而遊於斯者

恒思慕祖風勿混民俗則益演而益盛焉玆寺亦將永存而不替矣尚勉乎哉

新修宏善禪寺記

懷柔畿内縣東南曰寅洞里有山高聳秀麗自北而來至是而止翼者鳳翥峙者鸞停故號鳳林山山之前行為平地爽塏而寛廣山之東西擁掖而出者如虎豹如象犀而拱列其南者如劒戟如聨璧林樹茂密陰森蓊蔚萬山之中有此勝境非天造地設人力固如之何哉

常德長公主聰慧慈仁出其天性嘗念皇考與聖母生成之恩如天之廣大如地之博厚莫能報稱訪求福地創立佛宇奉揚真乘妙法用答大恩遂得於此實昔之龍祥寺遺址也乃捐金幣貲材僦工即其中為正殿六楹其北為後殿四楹以奉三寶諸佛菩薩後殿之東為伽藍堂西為祖師堂周迴為廊廡三十有八楹東廊有殿四楹曰左殿西廊有殿亦四楹曰右殿東向由東廊之中西入有門北入方丈四楹南向由西廊之中西入

有門北入方丈亦四楹南向前為天王殿四楹殿之東角為鐘樓四楹殿之西角為鼓樓亦四楹殿之外東西有牆牆有門東門北入庫房四楹西門北入延客之室亦四楹又其前為三門以磚石為之古樸堅壯外為欞星門至於庖湢之所栖宿之舍與凡法樂供具莫不悉備繞以周垣垣之外乾隅為圃植所宜果以給供佛薦新之用為屋總八十餘間雄傑壯麗前所未有經始於正統七年九月朔日其成以八年二月也是月三日請

於上賜名宏善禪寺於是緇流雲集奉宣法典以資皇考冥福以祝聖母萬壽以祈皇圖永固聖算益增竣事之日乃遣中使書其始末來請記稽諸佛書最重孝敬之道故有大報恩之說今常德長公主欲報國恩非金玉珠璣錦繡綺縠之所能信其意者必仗佛力而後能致其所以仗佛力者又在於創造其所廣集其徒奉宣其言而後能遂茲寺之建工力如是之廣豈徒以媚佛為哉其孝誠純篤固有所在得佛書大報恩之義夫以

天潢至親其名位禄食所當然者而猶思効報如此為人臣者膺爵禄之厚受付託之重果能竭誠盡慮委身圖報有若此者焉則何事之不濟何治之不成哉懷柔畿内大縣兹寺懷柔名刹士大夫往來者固不少因并書此使觀者尚有所感發而興起焉是亦與人為善之意也

天威神機火雷大將廟記

都知監少監黎城韓公政奉命備禦北邊已十年矣公

專掌神銃愛養士卒教閲練習坐作進退左右前後皆有矩度修治器械長短廣狹寒凉燥濕輕重多寡皆有條理備具於平昔而致用於一旦無有不給者偶或來擾輒出禦之勢若雷奮震動山谷衆皆驚愕摧敗救死扶傷之不及故一見公兵出盡死奔竄由是邊庭晏然無冦攘之驚公凡三出皆有功以功累陞今職公既榮膺寵命俯而思曰此豈吾之所能皆賴神靈之力不可誣也然神無常棲歲時祀事無以安神靈致誠敬兹非

鈇典歟乃於獨石擇高爽之地平治之中為正殿東西
為廟房前為門三後為庫二十有一總為屋三十有四
間正殿以奉天威神機火雷大將軍之神庫以貯火器
火藥砲銃等物祠宇壯堅階墀寬敞壇垣完固歸巍奐
然經始於正統十有一年五月落成於是歲之秋七月
既訖工合諸將士備禮享祀於神器幣蠲潔牲牷苾芬
肅雍恭敬瞻仰如存既竣事退就燕享合辭言曰神靈
之昭著如此苟不勒之堅石將無以仰答神休而昭示

後世衆咸曰然乃謀來請記夫神天地造化之精英然無形聲之可求常依物而行故凡物皆有神以司之惟主之者心無私曲而行無邪僻然後足以用其物而神亦為所用矣不然則人且不為之用而况於神乎吾聞公聰明慷慨公平而正大諳練世故通達人情而又能盡乎事神之道神人和悅是惟無動動則無不如其意者亦其理宜也惟公不屑居其功而必歸功於神於是作迎神送神曲俾歸歌以奉祀焉

迎神曲

赫赫煜煜騰光燭空雷轟電激孰當其鋒享祀精潔莫不肅雍洋洋如在來格來降

送神曲

惟神是依惟福之徼敬恭在廟匪夕伊朝嘉禮既成靈貺昭昭惟其相之以答聖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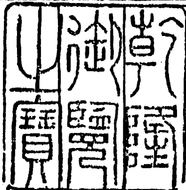
曠氏望阡樓記

廬陵曠子珷氏世家邑之敖城所居頗幽僻子珷相其

地宜庀材鳩工別搆為樓凡幾楹高廣若干尺周為闌楯軒窗櫺桷率由質素不加琱飾既成而名之曰望阡之樓比來京師求予記之詢其所以名之義則曰昔吾父母之在堂也吾兄弟雖有愛親之心而遭家多難嬰於世故不能有以盡其意備其禮今也吾兄弟幸能立其家不墜其先緒又當太平無事之時人皆得以盡仰事俯育之樂而吾二親俱已亡沒雖欲竭孝養之心盡菽水之懽無由致之常切以為恨嗟夫思吾親而不可

見所可見者獨惟其墳墓耳盖墳墓者吾親托體之地見墳墓即所以見吾親也然而山川間之有不能常接於目此吾樓之所以作也每一登而望之見松柏之陰翳猿鳥之悲鳴與夫四時寒暑之變遷而風雨霜露之悽慘則又怛然傷心而不覺其悲苦之俱集涕淚之交頤也雖然吾名之所以識吾志也予聞而悲之且夫敎城之地山水清秀原田曠衍喬林濬谷競奇而獻巧佳花異卉攢翠而爭艷一舉目之頃無非可樂而可玩者

子珷兄弟舉不以動其心而惟先隴之是望豈不異於人哉豈非所謂終身慕父母者哉彼有於其存而不知所以為養者聞子珷兄弟之所為能不有愧也歟故吾為之記使聞之者知所勸也子珷兄弟四人喪其二今所共居者兄曰子琮友愛怡愉誠孝弟之士可尚也已



古廉文集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古廉文集卷三

詳校官編修臣翟　槐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吳紹昱

謄録監生臣邱雲卿

古廉文集卷三

明　李時勉　撰

記銘

耆英堂記

劉君子欽予同年友也予為縣庠生時已與君相知及同登進士同入翰林為庶吉士同受命為刑部主事於今三十餘年皆老矣而君獨得致仕以歸鄉之士大夫

聞其歸也為名其堂曰耆英以候之君亦喜其名之善謂予曰吾鄉之仕於朝與四方有齒有德當引年之期者蓋多也名堂之意盖亦有洛中之待豈獨以厚吾一人哉子其為我記之予因記昔與君二十九人者之在翰林時君年最長學最優而負奇氣不肯與庸衆人伍佳時令節選幽擇勝登臨宴集酣嬉淋漓以相樂而君尤議論橫放莫之能難苟一語相契則豁然長笑聲振林木雖飲大醉有求其文辭者下筆數千言長篇短詠

水湧山出莫之能禦或與之論時事則曰非吾所敢知故皆以儒者視之及太宗文皇帝以刑獄不中人或稱寃則以予十二人者俱為秋官屬以理之君處決如流皆得其平人於是歎曰此天下之英才也未幾為仇家所誣謫戍廣西備歷艱險妻子皆死焉仁宗皇帝即位用薦召至授以外校官九載入覲請老歸休予以其流離顛沛十餘年間摧挫於困厄之中而消沮於岑寂之際將憔悴委靡不復能振起矣而與之飲酒賦詩笑談

論議慷慨激烈聞者悚然其英邁之氣雖老而不衰此耆英堂之所由以名之也歟今之歸鄉鄰父老宴會於斯堂之上相與賦君之盛美而歌其德音則豈不樂哉若夫繼洛中之會固有其人焉君其候之燕樂之美又當有記之者予則未敢預為之說也

崑山郎官柏記

凡物之所以能取重於世者非物之能自重也因人而重也南國之甘棠以召伯手植之檜以孔子不然檜與

甘棠何處無之而此獨見稱於時豈非因人而重也耶崑山本在吳地今之崑山因縣而得名非昔之崑山也高廣秀特本一邑之奇觀然居乎闤闠冗雜之區牛羊樵牧之所戕賊童然一𡾊嶁耳廣陽羅君延齡來為是邑也勞心極慮以涖其政朞月之間政化大行民用阜康於是修舉廢墜至於茲山見其荒落弗治益增感歎爰集耆老問所宜木乃樹之以柏越數載自頂至麓蒼翠蔚然秀出於孤城埃壒之間邑居鱗次之上過者徘

徊瞻望不忍舍去邑人老長爭相飭戒不忍翦伐且名之曰郎官柏欲以傳之後人使知之而不輕也於是騷人墨客相與歌吟賦詠頌君之美者相屬不絕積成卷帙傳誦至京翰林待詔沈君來求予記方今天下財賦專倚於東南吳獨當其十八崑山吳之鉅邑地大而民衆政繁而賦重為其邑者吾意其困於簿書期會之務窘於應變酬答之勞宜無須臾之暇以及乎其他且經山種樹非為政之急務而君能注意為之如此則其於

脩政立事從容閒雅而有餘力也可知非其才猷有以過於人烏能然哉宜乎邑人愛護之而不忍傷詩人詠歌之而不能忘也雖然君之所為美矣然勢不得久於其職也如使繼君者之皆得其人焉則是柏將永存而不壞不然則君一代去而牛山之感隨至矣昔宋張徹為麻城令種萬松於道周以芘行者去不十載松之存者無幾蘇子瞻傷來者之不嗣其意也作詩以歎惜之因沈君之請嘉羅君之政特書其事以告後之來者庶

其有警而郎官柏亦將永存焉

重書品樹連陰圖記

余職翰林侍讀時為檢討黄先生為此記明年先生没没時親戚子弟無一在傍者書籍翰墨未免散失而此又安得獨存永樂甲辰會試天下舉人以國子監為貢院先生為同考在院中得風疾徹棘舁歸竟以不起後二十餘年余來為監官每尋訪先生得病之處方切慨想不已適先生嗣子子嘉由敝邑司訓秩滿而來訪予

監中因道念往昔時事而余之感慨抑又甚焉既而子嘉脣薦遷擢束鹿縣尹而去以此卷求余重書此文蓋亦不忘其尊府貽謀之意可謂賢也已然則先生猶不死也固足以慰余慨慕之懷因識諸其後云

環秀書屋記

永豐之龍潭有馮氏居焉馮氏曰義安者與其弟禮安信安構一室於其居之偏而扁之曰環秀書屋今年致書其弟禮部員外欽訓來請記馮氏之先居武昌其曾

大父良卿仕元為廣西路同知大父昇之為咸順王參謀元季播遷擕家流寓永豐尊府伯純有才藝未仕而殁而欽訓以明經擢進士第官至副郎其進蓋未已也今其子弟十餘人皆聰俊有志嚮義安以為其前人與其弟乘時貴顯後先相望皆本於讀書以致之使吾後人無意於學則已苟有意於學而無其書將何所用其心哉此書屋之所以作也屋之前後有九峯雙谿拱揖而迴繞有園池竹樹薈蔚而環擁其蒼翠之色奇異之

狀一開軒而盡得之此書屋之所以名也夫秀者山川清淑之氣之所發也龍潭山水之勝固非他處之可擬而書屋之所在據有其勝則所謂秀者不在乎山水之間而舉萃於書屋矣書者古聖賢人之道之所載也讀其書明其道以之正心而心無不正以之脩身而身無不脩以之事親而無不盡其孝以之事君而無不盡其忠推而至於仁民愛物處事接人而無不得其當日用常行酬酢萬變而無不得其宜使馮氏之子若孫果留

心於是而有得焉則所謂秀者又不在乎書屋而將舉鍾於其人矣夫如是固有光於其先烈有光於其山川有光於其閭里而無負於義安昆季之用心也矣予為記之所以廣義安昆季之意而為其後人勸也

臨清亭記

文江陳國器其所居在邑之北距其居之前若干步有池方廣凡數十百尺泉出其間冬春常盈而不縮泓澄鏡澈可濯可鑒其流不窮可以灌注畎畝而達於海比

之朝盈夕涸而不可以瀦滙以利物者葢亦異矣國器於是而作亭於其上而闌檻其四周高敞洞豁凡魚鼈鰕蟹之游泳菱荷芙蕖之芬敷沙禽水鳥之飛鳴上下與夫波光日色晴烟曉霧之晦明舒斂皆在乎几席之下而平林茂樹遥山翠黛誇奇獻秀於池之外者一舉目而兼得之每賓客往來輒相與登臨以縱游觀之美引觴共酌鳴琴賦詩歌吟笑詠囂雜不至而塵俗自遠其樂為何如也於是名其亭曰臨清國器來京師因中

書舍人劉君求予記予聞國器與其兄叔寧皆倜儻奇俊友愛之情甚篤家固饒財讀書而好文喜交游士大夫鄉里咸稱譽之嘗構堂以養其母曰春暉而又有華蕚樓以為兄弟燕息之所其以餘力復治斯亭於以暢幽懷而娱賓客國器果賢矣乎吾嘗觀於人父子兄弟之間至於居處衣食之微或不相卹而乃多飾亭館以為外賓賞玩之資豈不悖哉使聞國器之風能不愧歟雖然地以人而勝昔羲之之於蘭亭柳子厚之於愚溪

特一時游息之寓焉耳猶名傳至今况陳氏世居於此
國器兄弟又以孝友之行著稱於時而詒謀之有道使
其後之人守之而弗替則池亭之勝將相傳於無窮豈
若蘭亭愚溪勝於一時獨名存而已哉

中溪八景記

距安成之東一舍許有地寛平而曠衍環境皆山或磅
礴而高厚如屯雲或峭拔而離立如列旗或連亘而縈
迴如洶潮層見疊出不可名狀其間又多故族以儒雅

相尚而彭氏在平村之間前後皆有小溪中溪而居故號中溪居之北有石榴峯特立大江之濵峯之西南峭石壁立江流至此泓渟澄瀅魚鼈之類游泳其中可以頭數其下深不可測葢有龍潭云溪之東可五百步有小澗狹隘兩傍皆土黄而堅下有平石甚巨中有竅如井方圓纔尺許泉出其中測之不可窮雖大旱不涸由井東南行五六百步有峯曰東陽高出數千尺峯頂巨石如砥可坐百人天將雨則其上必先出雲東陽之西

南有山頂趾皆石石之半有洞名石屋居人立廟其中以祀唐像像嘗為安成令歿而相傳以為神故逮今祀之石屋之南有峯拔起曰白馬諺云像嘗乘白馬止此因以名此諸峯獨高每朝陽初升而光景先動峯之下有湖曰盔湖方廣數百畝然居高而輸下為防以潴之然後可以灌溉故春夏瀰漫秋冬則枯竭獨南有蛟窟其水常盈且多魚漁人不敢下取之湖之上稍西其嶺曰黃牛舊傳有乘黃牛入此山者不知所往山極高每

村墟夕陰而其頂尚餘返照上有三仙臺謂昔有仙者三人止此既去鄉人因築臺候之天氣清明之夕或有燈光見於其上凡此皆游觀之勝處而在中溪左右前後可見者也彭氏有佳子弟曰琉字毓敬者乃取而名之以為八景屬予記夫山水因人而重自古已然毓敬聰明有智畧始第進士已為人所羡慕將見嚮用於時必卓卓有所樹立無疑然則為吾鄉山水之重者非毓敬其誰哉

世慶堂記

松之華亭有宋氏之彥曰理以公事至京助教姑蘇李先生詣於橋門明日奉其尊府之命來求予文且曰宋氏之先居淮陰始祖某仕宋為殿直將軍靖康之變扈蹕南度宋亡子孫因留居於杭七世祖元裔自杭徙雲間居華亭之黄墳高祖子閏以勤儉立其家家以饒裕曾大父雲卿大父孟昭皆尚禮而好施至吾父能守其先世之業以詩書教訓其子弟以恩意和睦乎宗族以

信義交接乎鄉里里之有貧而無衣食死而不能葬患難而無所資者周以衣糧給以棺槨濟以金帛無所惜甞謂生曰吾之所以保有先業不至失墜今又有汝兄弟相與優游怡愉享安閒之福於太平盛治之時豈吾之所能哉實先世積善之所致也惡可不知所自耶吾是以名所居之堂曰世慶將以示後世使知之而不忘也雖然堂非義不立義非文不傳汝往京師吾聞太學有古廉先生者樂道人之善是與人為善也汝其以吾

意告之而求記焉必可得也生不敢違故來請願先生賜之言則生父子之大幸後世子孫之大幸予曰泉流混混不息而達於海者源之深也松柏亭亭益茂而淩雲霄者本之固也苟又有浚而培之者焉則其不息而益茂者其有窮已乎子之先世淮陰而上不可知自殿直來至於今益盛而不替非世有積德其能然乎尊府又能不忘世德而以名其堂以啓迪其後人是故知所以培浚者矣宋氏之福豈有涯哉若夫敦詩書崇禮義

奮揚盛世以振起其家聲而光耀於前聞則在子昆季也尚勉乎哉子歸以是復於尊府如何理曰足矣遂書以為記理字某有文學尊府名某字某有德行蓋雲間之隱士云

城南茅屋記

人之志所尚不同也志於金玉綺縠者視菽粟布帛為不足貴志於高甍傑棟者視蓽門蓬户為不足重志於富貴榮華者視索居閒處為不足齒是蓋窮奢極欲者

之所為而不知金玉綺縠有時而聚散不若菽粟布帛可以常用而不竭高甍傑棟有時而陵替不若蓽門蓬户可以久處而不厭榮華富貴有時而憔悴不若索居閒處可以安肆而無虞故睹閒静樂幽獨者常在此而不慕乎彼也雲間李氏逢吉居都城南門外有年矣其為人惇實簡静不事表襮教其子以詩禮為務與人交必盡其始終官府之務不經其慮市利之區不有其跡甞於其居之偏構一室為怡老之所上覆以茅葦闢軒

窗明爽淨𪗋積法書名畫其中客至焚香瀹茗清坐雅論終日而不倦或為題之曰城南茅屋賢士大夫歌詠之者甚衆既積成帙來求予言吁逢吉其嗜閒靜而樂幽獨者乎夫京師都會之地商賈百物之所充積使逢吉不安於此則金玉綺縠可一時而具高甍傑棟可一旦而建榮華富貴可指日而致而逢吉舉不以為意逍遙於尋丈之室而自以為得其所志蓋可知也逢吉亦嘗自云吾今年餘六十矣同時之人各臻其尚致金玉

綺縠之集高甍傑棟之居榮華富貴之樂予固莫得而並焉然其中聚散陵替而至憔悴者蓋亦多矣若夫澹然一室之中無聚也而有散乎無盛也而有替乎無榮也而有憔悴乎此吾志之所自適而不敢以告人也雖然貧富貴賤豈不有命哉能安乎命則一致耳是故不足較也太常少卿程君南雲為予言予以其言頗近乎道故為之記云

竹園書屋記

安成之南芳郊之間有地曰古竹園不知始何名或曰其地宜竹故鄉人呼為竹園或曰其山水之勝竹樹之美可擬諸淇園故名古竹園理或然也有劉氏世居焉其彦曰大淵字源澗者於其居之偏築室若干楹名之曰竹園書屋經史書籍充仞乎其中嘗延明師以訓迪其子弟將期以成其德而達其才而後已今年走京師求予記且曰先人積書欲為詒謀之計而屢遭迍難卒不獲少展其志況於詩書禮文之事乎今幸遭遇聖明

在上當重熙累洽之時嚮用儒術之日窮檐茅屋甘藜飯糗之士莫不爭自磨濯於仁義道德以待時之需而富家大室之子弟亦皆感激奮發去其輕肥紈綺之習而以學問文章為務大淵也於斯而不加之意焉是自棄之於不中不才之地豈為人父兄之道哉此書屋之所由以作也願先生為我記之予曰書之所載大而三綱五常之道小而萬事萬物之理則必求其義得其義則必致於行孜孜焉而不敢自放於禮法之外如是而

為成德達才之歸也不難矣以之齊家而家無不齊以之治人而人無不從是蓋學問之力詩書之效也今有讀書數萬言自恃以為知道而恣情縱欲至於亡身敗家而有不悟是豈詩書之過哉不由其道也然則讀其書必由其道而後能有所成源澗之所為期望之意正在此也為其子弟者尚益勉焉以副其意使見者稱曰此古竹園之賢士則豈不美哉若夫以其所能掇第於有司登青雲而躋膴仕以為書屋之光者抑末也其有

本則末自從孔子曰學也祿在其中矣請以此為書屋記於子何如源澗曰善幸書之當置諸其壁間永以為勸也

怡情記

春官郎中羅田程君伯玉其為人也謙恭謹密性尚雅素不事表褫好積經史圖畫求之至忘飲食故所得甚富嘗輯山水人物花木鳥獸為一巨帙皆當世名能畫者之所作也公暇時取而玩之其神情蕭散如臨乎長

山大谷與幽人逸士游觀往返而雲烟嵐翠之晦明變化卉木花實之炫爛茂密山禽野獸麋鹿之羣之飛鳴上下奔逐而出沒巖崖澗壑泉石之吞吐激射殷若雷電而風松雨竹霜饕雪虐之林之奇奇獻秀者舉集於前悅於目而快於耳有不知其身之貴顯在士大夫之列而居乎京師也伯玉深以為慊而名之曰怡情又求諸能文之士題詠之徵記於予伯玉可謂善於取適者也伯玉為春官屬主客之政極煩政煩則心勞心勞則

智滯而神晦茍不有以節宣而暢達之則無以作其怠惰之氣事至物來將莫能揆之而至於擾擾不給矣伯玉居其任凡若干年政無留滯行無過舉而名譽日聞者其處之有道也歟其以有是物也歟誠善於取適者矣雖然予於伯玉猶有告焉昔人之好書畫者如桓玄輕舸自隨王涯複垣自固害政廢事至終身不悟是蓋溺於物者也故先儒有玩物喪志之戒伯玉尚慎之以是自適可也

劉氏景德樓記

瓘溪劉氏安成大姓也其彦曰從淵贊城南李氏與予為相知去歲予以祭掃先塋得暫歸於鄉往訪從淵城南握手道舊故情味雖不減往昔時而相視各已衰老矣從淵謂予曰少時相與居城外内凡若干人今惟吾與先生在亦可謂難得也矣於是與予登於其居偏之小樓曰昔日樓成之日與客燕於其上吾告之曰先世以詩書傳家有舉進士者有任韶州太守者有為國子

學正者皆以儒發身顯名當世吾祖以三在名其齋而吾父以止善名其堂予欲承述先德以啓迪我後人不才無似不能有為於是惟積書籍於斯樓以訓教吾諸子冀其成立以無忝前人今吾兒幸獲登名薦書為外校官於斯樓之積庶幾不虚也客曰然是亦先世之積也乃名吾之樓曰景德願先生為我記之實斯樓之幸也予辭不敏及還京師而校官亦以考績至從淵又以書來求記予又辭既而從淵之兄昆陽貳守存有以致

政歸而校官亦得以典教上杭復來致其尊府之命趣予文甚急辭不獲則為之記曰樓之積六經子史百家之籍而已賢者誦而讀之可以發名成業不難也若夫先世所積者德也在乎杳冥茫昧之中不可得而見故嘗忽不以為意自非後之人專心篤意者思所以承繼而紹述之烏能使其益遠而有耀哉客之名斯樓其知德者歟夫景光也大也子之尊府積書籍於斯樓以教昆季率由乎道德仁義而子又能以之取科名歷官達

以顯揚乎其親於前人之德庶其有光也使後之子孫益慎修而不怠則其榮顯光大又豈可量哉譬之水與木焉其源已深矣其本已固矣所以疏濬而培植之使浩蕩而達於海榮茂以干雲霄則有望於後之人焉子其勉之光於前而振於後者端在子矣其為吾以是復尊府之命如何校官曰可矣遂書此以為記

楓林舊業記

吾李氏始居安成縣治之東曰東廂李氏後徙東門外

人稱東門李氏及其族屬蕃衍有徙居西門南門者有徙居南鄉東鄉者四散離析相去隔越各保其新創基業視先世居第漠然不顧棄為閒壤或以假借與人久而不歸後生小子不知其由習見目前以為當然遂至真偽莫辨識者憾焉況其子孫也耶族弟中實自其先景範公徙南門景範之孫心一宋咸淳進士江華縣尉生三子長書傳與其季承傳徙暇詠其次世傳經傳皆絕無後而忠傳蓋江華之中子中實忠傳之玄孫也獨

能守其業至今存焉是亦難也矣當江華時所居之前有楓樹數株大數圍過者指曰此楓樹某人之家也既經亂離樹雖去而名尚存中實遂求府丞朱君孔暘書楓林舊業四大字揭之楹間亦不忘乎其先也求予記夫守夫前世之業以奉先祀此孝子仁人之心固如此也今楓林舊業中實之不忘善矣東門舊業中實其忘之乎信乎先儒之言曰遠者人所易忘也於所易忘者而不忘然後為善也由其近以及其遠吾知中實必不

忘也中實為我告諸族人曰此先世神靈之所在如使之無所棲以享其祀則亦何能以庇廕其後之人而享其福哉固宜協謀同力以復其地立屋以奉其祀庶幾承先裕後之道盡其楓林之業亦將永永而無替矣中實勉之

得月樓記

安成之西有地曰上田李氏世居焉其後有徙安田者又有徙恰田者然皆不如上田山水之幽勝草木茂密

物産富厚蓋邑中一佳處也去其舊所居一里許有大谿環抱乎其前又有小溪縈繞乎其後東南行與大谿合其中沃壤平衍李氏之彥曰制節顧而樂之且曰是近先世之居乃治而築室焉小溪之上有月角山特秀麗制節於是作樓與月角齊而憑兩溪之間名之曰得月蓋取昔人近水樓臺先得月之意云當夫良宵清夜明月初升山高而溪深樹木晻藹墟谷冥昧而斯樓之上已光彩照爛煇映洞徹晃然如畫無不燭焉制節於

是反顧吾心之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殆猶是也則其所以明德所以盡心而不至有昏塞蔽固之患必於此而得之及其朝而觀夕而望由震而乾自巽而坤其盈虛消長皆出自然制節於是反顧吾之所行損益進退存亡之道亦猶是也則其所以進德所以處事而不至傾危顛墮之憂者必於此而得之然則制節之為此樓豈徒以玩物適情放懷恣意若庾亮殷浩輩之所為而已哉世嘗言月中有仙桂後人有登科第者

為折桂故有丹桂五枝芳之喻制節積書籍於斯樓課諸子姪肄業其中玩索而有得焉則吾之斯樓也不獨得月於斯而已將斧月中之仙桂而盡得之矣為制節之子姪者宜勉之將以期之也

尼山書舍記

大名郡滑邑司訓尹器因其叔祖父進士恕來求予為其所謂尼山書舍記且曰吾先世本河南人唐末有曰崇珂者以保信節度來為吉州兵馬黔轄因留家安成

城門居尼山之下其後有大任者宋紹興進士信可再可斗祥斗元皆以兄弟前後聯領鄉薦一時名動邑里其餘以文章鳴於世以學問教授於閭里者累累有其人焉先大祖以賢與其從兄以翼家素富饒置田三百餘畝構一舍為八齋以待四方游學之士士之出其門者甚衆至先祖安行公先人啓蒙府君構書舍尼山下積經史子籍其中延明師以教訓子姓欲以修復前烈志未遂而沒今生以非才謬膺時薦忝竊教職去家

數千里而先世之所搆與其書具存欲吾今與後之人
保有之而不致散逸蕞或有能讀之者願先生為生記
之置諸其壁閒庶其有警也夫書載聖人之道讀其書
固將明其道以致於用茍讀其書而不能以明其道而
不能以致於用是為無用之學也又豈足道哉司馬溫
公嘗曰積書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讀不如積隂德於
冥冥之中以為子孫長久計竊嘗以為二者皆不可無
也德者固植家之本至於書力所能及則為之讀與不

讀不必計也然亦有足計者視吾德之所積何如耳昔丁顗嘗聚書至八千卷曰必有好學者為吾子孫至其孫度果讀書有文名登詞學科仕至參知政事謚文簡是蓋讀書之效積德之新也尹氏世儒家安行父子又能積書籍欲以啓迪後人而紹前烈亦可謂賢也矣今恕與器皆以文學取名進士師表於人尤賢也其進於顯榮殆未可量丁度不得專美於其前矣是以記之

鄭太守壽禄堂記

四明太守鄭公作養親之堂於其居第之偏名之曰壽禄取主事時朝廷褒封其母太安人敕命之詞云及來報政天官求予記夫天下之事出於天者常不可必而有可必之理由於人者常可必而有不可必之勢得年以久於世人之所欲也得禄以養其親亦人之所欲也然壽者天之所命杳冥茫昧之間有不可得而必者孔子曰仁者壽蓋仁者人也人能盡乎為人之道是不悖乎天理也不悖乎天固可以得於天矣此不可必之中

而有可必之理存焉者仁也祿者朝廷之所命有德有才有守有猷者皆足以得之孔子曰學也祿在其中矣然非遇其時則孔孟之聖賢有不遇焉此可必之中而有不可必之勢存焉者時也太安人處性柔淑動存禮度早失所天而能茹苦含辛守志不渝教育其孤以至於有成立治其家內外斬斬為人婦為人母之道世或鮮娩焉今年七十有八酡顏鶴髮康强無恙況又遇乎列聖相承當重熙累洽之運而有賢子讀書決科為名

進士歷官涖政為賢太守膺國家推恩之命而致龍章宸翰之褒躋高年享禄養則豈不宜哉太守以是而名其堂以不忘朝廷褒錫之恩一以祝願其親攸久之福忠孝之意至矣雖然洪範五福以壽為首蓋有壽而後能享諸福世之為父母而躋於壽考者或有之要必得賢子孫以盡奉養之道使其心優游怡愉歡然於高堂之上然後為可樂也若夫為之子者言而不信行而不篤動而不由於規矩則將貽其親之憂慮僇辱者有矣

雖壽烏能以享其祿哉今太守在秋官無公私之過有一郡有循良之譽方今國家最重牧民之任而見稱於時者太守其一人焉宜乎太安人安居樂志享壽與祿於無窮是以足副朝廷之命遂太守之心而堂亦庶乎其榮耀焉予是以記之

袁太守祠堂記

太原太守袁公謂予曰吾與兄若弟於所居之東作祠堂以奉先世神主欲依晦庵先生家禮之制惟祭祀禮

儀近有所謂家禮易見顚異同不能使人無惑焉又祭祀品物懼後世或因措置不及致有廢缺程夫子曰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忌日遷主至於正寢人能存此雖幼者可使漸知禮義而晦庵先生曰吾家舊時時祭外有冬至立春季秋三祭後以立春冬至二祭為僭故止季秋依舊祭禮然家禮尤存冬至立春二祭之儀懼於後世不知而行之失先儒慎於禮文之意欲依家禮定為祭祀儀式勒之於石置諸祠堂門廡間以遺之後

人俾遵效而行之不為世俗所眩不為貧賤而怠不以富貴而僭庶幾奉先追遠之意永永而無替顧先生為我序之夫家禮一書朱文公斟酌禮儀而為之簡便切當不背於古而宜於今然世俗鮮以為務雖簪纓士大夫而不能知況農工商賈負販之流乎富盛而有力者且不能行況貧窮寡弱衰落之族乎不惟其不能知耳所未嘗聞也不惟不能行目所未嘗見也苟有言之聞者必以為異而謗之有行之見者必以為怪而笑之自

非信古而篤好違俗而特立者不能力行之而不惑也此予於袁氏兄弟而深有重焉袁氏豐城望族敦詩書而尚禮儀至太守與其兄秉彝及其弟平恂恂雅飭篤於友愛居家者以忠信見稱居官者有廉能之譽當鄉邦禮廢之餘而能協謀以立奉先之所且取法一本乎家禮不惟定其制而且立石以傳之久其為示今傳後也不亦賢矣乎謹為序其言而書之

楊氏重修祠堂記

宋楊忠襄公以大義死建康聞於天下其族屬皆有節行蓋楊氏建家於吉自門下侍郎知吉州輅始侍郎善待士唐末五季之亂士大夫多依之以居逌宋之平吉之名族視古為盛真宗大中祥符八年侍郎諸孫丕擢甲科仕至屯田員外郎知康州以清謹著與鄉人蕭侍御彭大博齊名真宗御宸翰書於殿柱曰江西三瑞仁宗皇祐初著作郎紘師以文章顯蔡京之柄用也洪州通判存抗以直言格其請託卒為所擯卓然之行倡於

忠襄之前至文節萬里以寳謨閣學士致政家居聞韓
侂胄専權誤國草諫疏畢憤惋不食死子長孺仕至安
撫使直義之化沾濡蠻粤摯豪强不避近戚捐俸入七
十萬餘代輸民租不持一錢去凜然之節繼於忠襄之
後又若安撫使炎正幼與吏部侍郎仔皆見稱於世不
辱其家稽之史編古未有也於法皆當祀以表節行勵
風俗故元盛時楊氏之賢同知崑山事學文始復文節
故居為祠規制廣於前而益加多歲久弗治田蕪宇傾

予時與同知諸孫宜修有舊嘗示所藏文節公墨槀始
讀其文見與益國周文忠公晦庵朱文公鄉之諸君子
過從觴詠想見一時之盛逮偕宜修步謁祠下江東諸
山如畫屏列於前地據高爽宋崇陵御書誠齋字揭文
安公所撰祠記刻石俱在喬木蒼然挺秀為之佇立顧
望興懷低回而不能去者久之楊之賢季琛以舊臣膺
京兆之舉作令南海次修祠之顛末命宜修授予請記
焉盖季琛倡率其族人因故六楹及餘材之可用者益

以新木凡三百四十有奇磚甓五萬有七增設始祖吉州公及屯田清謹二龕諸小宗顯官敘昭穆從祀廢像設用木主刻世系祀田祭器牲幣酒儀設科條於碑陰祭用冬至立春子孫緣歲專直祠祀祠宇壞漏輒飭無怠怠者罰如科條所以尊祖而垂後可謂遠也已可謂詳也已於乎此可以為世勸豈特楊氏而已哉

劉氏祠堂記

廬陵滕橋劉氏徙自安成山莊今八世矣族屬益蕃盛

舊有祠堂以祀其先毀於兵燹歷載既久莫有能復之者今其嗣孫連江尹仲戩適度地於所居之南謀於族人創立祠堂凡若干楹繚以周垣門廡厨庫器用備悉又置祭田三十畝其費皆出仲戩歲時祭祀推族屬之長者主之祭畢而燕禮儀進退截有定體鄉里稱焉今仲戩述職京師請予記歸而刻之碑古者嘗授士大夫圭田以奉祭祀士大夫必立宗子以主祭祀後世田制既廢宗法不立而於祀先之禮亦置而不講祀先之禮

置而不講則尊祖敬宗之意無由而興尊祖敬宗之意不興則敦宗睦族親親之恩無由而展此倫理之所以不明而風俗之所以益偷也歟近世以來故家大姓有聰敏而知禮義者出慨然憫之於是立祠堂備祭器置祭田講求其禮而興行之粲然可觀而仁人孝子循而傚之者日以益衆雖不能盡合古制而敦睦長厚之風由是而起亦庶幾乎古人之遺意也此仲戩之所以為可重也歟予因仲戩而有感焉夫一族之間有富貴貧

賤智愚賢不肖之不齊究其本皆出於一人則夫愛敬之意烏可以有異焉當乎祭祀之頃凜然若先祖之臨乎其上而孝愛之誠藹然見於薦奠俯仰之際退而燕也子姓咸在長幼序列而宗親之義歡然見於獻酬跪起之時及其罷也則富欺其貧貴陵其賤智侮其愚賢欺其不肖者有焉嗚呼其視先祖為何如人耶其於祭祀燕飲之意得不相戾悖耶是皆世俗妄子弟之所為也劉氏讀書好禮必有以異乎是故因仲戩而書是說

以告之使不如劉氏者覩之或有感發而興起者焉則是碑之立其於世教庶亦有補哉

潘氏祠堂記

祠堂所以奉先常事也常事而有異焉是以記也潘氏番陽故家國初有景岳者以才薦授安福州判官九載以治最聞召赴闕未及用而沒子晦初求翰林學士金華宋先生銘其墓而葬番陽仍還安福晦初與予交厚善嘗為予言先瑩俱在番陽將謀居守墳地以奉先祀

而力不逮奈何予曰君子之處世也行止去就惟其宜可焉子之先大夫有德於邑民甚厚民思慕之真有若孺子之於父母也豈有愛其父母而遺其子也邪子其念之苟可以貽後嗣而存宗祀則在此猶在彼也又何必切切故鄉之思哉晦初外雖以予言為然而心尚未已也其後男女既長締姻結好皆在安福而園田居第日以充擴勢所不能往也則謂予言曰子之言然第念先塋隔越不得數致祭掃之禮欲依文公家禮立祠堂

於正寢之東而刻先大夫之銘文於石置其中四時薦奠之際如在番陽墟墓之間庶幾以志不忘之意云予甚善之惜乎其志未就而沒嗣子多吉以其居逼城郭乃謀徙西山中原田曠衍林壑清秀所居壯麗遂承尊府之志置祠刻碑悉以完具而以書命其子秋官主事鑑來徵予記曰士大夫家設祠堂以奉四世考妣神主易世而遞遷之親盡之主則埋於墓所潘氏之居安福自州判公始而墓不在是遷主無所藏擬留於初室世

世祠之如事墓焉銘埋於墓者也以墓不在是則勒之石而置諸初室之傍如在墓中也此皆先人以義起之意不肖喆不敢違願先生為我記之古者為郡縣吏有功德及民者民像而祠之立碑以頌之今州判公功德在民不異乎古之為政者民之欲祠而頌之之心殆有甚焉特拘於制不得以盡其情若子父祖子孫之所為雖奉祀先之盛心而所以待州判公者實有以遂民情之所欲此其異於常者不可以無記為子記之使人因

其同以考其異知賢父子之用心有所在非所以為法於後世也

朱氏孝義堂記

孝弟之道通於神明信乎夫以有心之為而感乎無心之天豈無其所以然之故哉誠者天之道也人之一心念慮所鍾確然不移終始無間固足以動天地感鬼神回日月貫金石而乎草木若王祥之躍鯉董永之傭身熊渠子之射魯陽之戈三田之合荆孟宗之泣竹人力

不至於此是其所為有合於天天且不能違而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江陰朱氏世居邑之文林以詩禮相傳為巨室其彦有曰維吉者好學而文其尊府善慶讀書而尚禮見義勇為凡里中婚姻疾病有不給者莫不周之其夫婦皆樂於為善故維吉之在鄉未嘗有所為不善者其家教然也一日母氏臥疾危急更數醫弗效維吉遑遽無措則焚香籲天願以身代又刲股作羮以進者再母疾隨愈人皆以為一念之誠孝感之所孚有以

致然也辛酉歲歉民飢維吉念二親已老且疾乃捐粟四千石以濟飢殍遠近之間人以不飢而二親亦安樂之臻於壽康衆又以為陰隲之施人感其惠祝願之至而親愛之於是相與名其養親之堂曰孝義今年夏維吉因朝廷降勅旌其義來謝恩京師請予為記夫為人子者孰不欲孝養其親然或遇非其時不得以盡其養之之心或艱難貧窶無以為其養之之具或疾病患苦不得享其養之之禮或恃富强陵忽鄉里而取怨尤以

陷其親於不義者蓋有之矣維吉遭際治平之時二親酡顔鶴髮同躋壽考而康寧無恙家素饒於財而能推其所餘以濟人之急使其親樂乎其心而安享盛福於無窮其為孝義誠有足稱者而所以膺國家褒寵之命而光耀於門閭豈為過哉予是以記之庶以為世勸也

孫氏感恩堂記

仁宗皇帝自即位以來發政施仁恩澤被於天下者蓋廣未及朞月而鼎湖之雲氣忽焉而起四方萬國之人

哀慟之如喪考妣至於今追思而感慕之未已也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詩云嗚呼前王不忘觀之仁廟為尤信如使天假以年則其仁政之成豈待三年必世而後然哉分宜有孫氏曰所性者與其尊府以註誤沒入官得戍邊所性往遼東山萬而尊府居山海關塞離隔數千里不得相往還骨肉恩愛之情其將奈何一日尊府沒於山海其母氏羁孤流離犵然無依所性聞之哀號籲天無以舒其憂則以情上章達於帝庭

欲迎養其母其言懇惻切至仁廟特許焉所性不勝
欣喜未幾優詔復下所性得循例還其鄉使道與其母
同歸於家其田宅園林官給還母子遂歡然以居是雖
孝誠之所感格實乃仁廟天地之量休養愛育之恩之
所致也故所性特作一室以養其母而顔楹間曰感恩
以志不忘之意求予記之夫恩仁之施也仁天地生物
之心也天以仁育萬物聖人以仁育萬民萬民得遂其
生育者皆聖人仁恩所及而人不自知也所謂帝力何

有於我者也所性獨感仰拳拳焉而不置者蓋其拔出於艱危困苦之中得返其安居暇食之樂以養其親而享夫壽考康寧之福者自非先皇深仁厚澤涵濡沾溉之至何能若此哉此所以感之深而念之切也今有背君父之恩而不知所以為報者抑獨何哉聞所性之所為能不有媿哉故予為記之非獨以重所性其於世教庶亦有勸哉

愚隱記

故人子彭瓛毓信以其同産兄琉在翰林來省之嘗過
顧謂予曰吾搆一軒於所居之東扁而名之曰愚隱未
有記之者敢有請於先生予曰子故家宦族通達世故
何名謂愚方今治平盛世賢才無不嚮用何名謂隱毓信
曰吾先世有為通判是州者有為轉運兩浙者有為上
舍國子者文章事業表表在人耳目而吾不能繼志步
武以嗣其聲光豈非其愚乎吾兄弟六人有舉進士不
第而名廁耆英者有第進士而列官於朝者有家居幹

盤而道義可尚者出處隱顯各得其宜而吾不能聯壁連芳以與之頡頏豈非其愚乎吾居於鄉見高閎巨室之子弟其高者讀詩書脩禮度以取功名干爵禄為事其豪者馳堅良美服飾出入煇燿結知貴勢以殖貨財廣資産為務而吾窮居獨處卧閒窗而坐虛室友青山而侶白雲其於人事是非得失漠然不經於心吾既無求於人人亦不資於我豈非其愚乎及來京師見四方之賢俊青年美質或以才德出衆舉或以賢良方正薦

顥顥濟濟紛然萃於天官之庭發舒其文藻光耀於雲霓雖巨魚之縱大壑未足喻其得志也而予自念蕭然一布衣無寸長可取於人雖置之通衢大道之間孰肯一回盼一舉手以引之於青雲之上哉豈非其愚乎夫既不足以接跡於先世媲美乎兄弟聲譽不起於鄉閭姓名不達於朝廷其為愚也可知既愚矣無所用於世矣雖欲不隱不可得也此吾茲軒之所以名先生其以是記之先儒曰隱者為高故往而不返觀毓信之言而

察其心其亦往而不返者歟予竊禄於朝既老矣尤不知止而為之記得不為毓信笑也耶以其請不得辭遂掇其語而書之他日或得請歸故鄉訪毓信於是軒尚為毓信賦之

靜香書室記

靜香書室者湖廣長沙茶陵周諒字士貞讀書之所也士貞自祖父來皆以醫鳴至士貞亦傳其業而尤好讀書積書數萬卷於其室中朝夕孜孜以求其理不倦喜

與士大夫交講議往復以忘其勞人或曰子以醫為業而急於儒書之習以為名不亦戾乎士貞曰書者道之所載也是道也亘乎古今極乎天而蟠乎地苟能明之則天下萬事萬物之理無不可推矣況於醫乎醫者吾世業也吾所憂者惟斯道之未知耳此書室之所以作也此吾志之所在也孔子曰志於道先儒曰志道則心存於正而不他吾既事乎此又豈暇他求哉人於是知士貞之志不安於小成也皆引領而望之然終以其先

世之業之所在也遂為知者薦入太醫院今為太醫院良醫而猶不忘乎昔者藏修游息之處因吾友孫某來請記夫以士貞家居時專志於儒書而不暇乎其他則宜其於醫道疏也今以其道施之人無不效焉周官以十全為上士貞豈非醫之上者乎以是觀之則其於學可知也士貞曰吾固不能進於是矣蓋有望於吾後人焉其為我記之使益勉焉庶幾其有成也予嘉士貞之志遂為書之以為記

李氏讀書樓記

距安成之北若干里有曰尼山者自西南而來蜿蜒磅礴有泉出山間自高而輸下循山而行漫為平流鏡瑩澄徹號曰清溪自尼山東北至清溪不五里許有巨姓李氏族居之背山而臨流其田土膏腴園林幽迴為邑之勝處也李氏之彦曰克端者倜儻俊偉知書而好文善談論不妄與人交苟非其人則終日默默若不能言者一遇知己英偉秀發或論詩書道古今與夫事之是

非人之賢否縷縷然窮旦暮而不厭其八世祖某仕宋為國子博士既歸老特作讀書樓於溪上至今凡若干年子孫相繼而新之及克端益積經史子籍其中當太平無事之時得以從容於茲樓之上日以課子弟誦詩讀書為務而不暇乎其他客至則設尊俎相與歌吟笑詠陶然自得而塵俗之態當世之務一不以經其慮可謂能繼述其先緒而啓迪乎後人者非其賢而能之乎余家居時常往還先師尼山尹先生所或道過李氏克

端輒迎至茲樓開窗凴闌極目遠覽平疇曠野喬林峻壑之奇可以一覽盡在目前誠足以舒煩滌滯而游心於簡籍之中放情於翰墨之習惜乎不得數遊於其間以為恨既而別去於今二十年矣未嘗不往來於懐也今年吾友藍山廣文陳公至京師以克端之命來求予序且曰予與今侍御胡公啓先秋官主事黄公恒修嘗讀書於茲樓固不能忘情焉今之請豈獨克端之意哉余以世之高甍畫棟誇示侈靡擊鐘伐鼓以飲鄉人燕

樂為務客或過之既去而漠然不以留意既至於不一再傳衰落陵替者其本固已淺也今李氏之樓累世而不廢而二三公之所以拳拳而不忘者豈非以異於世之人所為者哉昔司馬公曰積書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讀不如積陰隲者是葢有激而云然也夫讀書所以明理也循理而行則所為豈非陰德也哉然則彼之所以冥行妄作而不足以垂裕於後者孰非由其不知書而背理也歟不然則李氏之樓亦徒設而已為李氏之

子孫尚勗之哉

松溪别業記

安成西上三十里有地曰松溪洪武中隱士吴公觀斌自城徙居之扁其室曰植齋遺其子與讓從予游予每過之見其手種之松皆新蒔偃蹇而弗舒也永樂辛卯予歸自翰林而植齋歿已久矣與讓延予坐溪上觀諸松皆颯爽蒼翠離離若人立遶居有小溪如環玦沄沄而流遇秋冬水落穿石罅則泠泠然若琴瑟之音與松

風相響答聽之可愛也别去二十餘年追想舊游夢寐未嘗不相為往來也宣德庚戌其從弟與儉舉進士來京師明年入翰林為編修暇日因語及之曰植齋之松固無恙乎曰高者隱白日低者淩青烟密而蟠者可以棲玄鶴而蔭蒼虬矣曰松之茂悦其若是矣乎又明年與儉賫其兄書來求記其所謂别業者予莫能辭嘗聞松升長之物也惟其升長也是以淩霜雪傲歳寒不至於切摩霄漢不已焉然其初也膚寸而已矣溪流行之

物也惟其流行也是以歷澗壑經江河不至於趨奔滄海不息焉然其始也涓滴而已矣君子之志於道者亦若是故有克善信以至於美大者焉有希賢哲以至於聖神者焉然其發軔也不外乎謹德而已矣故易於升之象有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慎德積小以高大於坎之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其斯之謂歟吳氏世家忠厚遠自臺陰徙茲仁里既有植齋翁作之於前又有與讓兄弟繼之於後雖隱顯不同出處或

異然皆有得於升長流行之義以砥礪名德而善乎其身則一也然則君子之業非徒為業身之資實所以為業德之助矣傳曰善觀物者當有以窮其理能窮其理則道不在物而在乎人矣其斯之謂歟予也晚景侵尋時與歲去倘得請於朝當求片地西山中幅巾杖履追尋舊遊與與讓往來蔭長松而履白石嘯歌烟雲以樂餘生有日矣幸相戒毋以予為逋客可也是為記

思親堂記

臨之清江鎮有蕭氏世居焉蕭氏有曰孟昇者篤實士也來往吾安成甚熟予前年致仕歸舟過清江孟昇與其二兄孟端孟素來相見從容温雅知其為忠厚之家也今年孟昇至安成謂予曰吾不幸先人早見棄賴母陳氏鞠育而教誨之以至成人今吾母亦已歿矣因名吾親昔日所居之堂曰思親願先生為記之予曰尊甫歿已久矣久則易忘也母孺人壽考而終無足憾也何為而曰思孟昇曰吾父歿時年方四十而吾今年餘六

十吾長兄年八十有六次兄年亦七十有六矣當太平極治之時享壽考康寧之福而吾親不得焉吾兄弟安得而不思吾兄弟耕田鑿井以望斗升之粟貿遷有無以求錐刀之利而無不得焉是皆吾親遺澤之所致也又安得而不思有甘旨之味而不能以適吾親之口有輕煖之服而不能以被吾親之體又安得而不思晨而興夕而息而無所以行其定省之禮朝而出暮而歸而無所以致其面告之誠則又安得而不思思之無已無

所用其情也則以之名其堂以識其志先生其以是記之予聞孟昇昆季雖早喪父事其母極孝謹兄弟之間怡怡然相與無間言今皆已高年而思親之心猶不置豈非所謂孝弟人也歟世有生不能盡其養死而能致其思者乎然則孟昇兄弟得不可重也歟記之世教庶其有勸也

雪月亭記

德清湖州之名邑也邑之北不三里許有寺曰慈相邑

之名刹也創於東晉重興於唐至今益盛而不衰其左有半月泉宋東坡諸名賢嘗游覩焉題名刻於石東萊呂公讀書泉上又有觀心堂宋御書見存寺後有亭曰雪月不知創自何時泉與堂不廢惟亭獨故址寺僧有開上人者戒行精潔覺路深詣以是信從者衆既斂其所施一新佛宇乃構其亭揭以舊名比膺薦為僧會其縣赴選於北京將歸謁予記夫象教之顯於中土也尚矣其宮宇制作之盛擬於王公而又皆名山大川奇勝

之處尚主之者得其人其欲創造改建人之助而資之者益衆可頃刻集而不勞焉若開上人在慈相是已且上人之於慈相興壞補弊固多矣而獨拳拳於斯亭者蓋以物之至潔者莫如雪至明者莫如月也當夫寒氣既凝同雲結陰而雪作焉觀其洒空布地積素千里氛埃不興萬穢俱匿而禪心之五蘊皆空六塵不染者有所契也海光乍動暝色欲祛而月出焉觀其鏡淨虛明麗天燭夜懸照無私容光必入而禪心之沖虛內朗洞

達外照者有所合也是則上人之搆斯亭豈徒然哉佛書有所謂淨心染心光明蔽障之不同而至於見道離道相遠之說其徒皆能傳道之鮮能擇而由之者今上人之所為如此其淨心而光明見真如之道而不離者歟且不獨止其身欲後之人無廢壞之者非泥於物也使知所以求其道也知所以求其道則斯亭烏得而廢哉記之使有所考也

雲林清趣圖記

有方外之士曰周道寧者年少而聰慧洞叅玄妙常欲遊歷四方名山大川以探安期羨門子喬鬼谷之遐蹤勝跡以豁其心胸擴其見聞庶幾所謂至道者可得而羿而長生之術可得而盡也懐之有年未克以遂一日有客以八景圖遺之者道寧反覆觀之曰是非人間所居處也得非仙境耶客歷指示之曰青山入空白雲浮動者緱山也島樹淩風波濤洶湧者弱水也雲霞擁日樓觀憑虛者玄圃也林壑縈紆烟水浩渺者青溪也至

若望玉笥之晴嵐則羣峯削翠而仙臺層列若可登也觀羅浮之夜月則瑤房隱天海色如畫若可掬也度天台之石橋則霞彩氤氳而桃花正吐誠可翫也跨西湖之雪鶴則寒光璀璨而梅萼初開誠可挹也汝其試觀之將必有得也道寧欣然曰吾既不獲遊其地觀於此可以滌吾胷中之煩滯而償昔之所願欲者矣於是次第而裝潢之為一卷名之曰雲林清趣求賢士大夫賦詠之道寧閒居静室時時展玩諷誦諸君子之什恍然

如在緱山弱水青溪玄圃玉笥羅浮天台西湖之上與安期羡門子喬鬼谷之倫驂鸞駕鶴雲馭風遊於汗漫之表而不覺其在人間也然則道寧豈不樂哉道寧嘗徵予序昔季卿舉進士不第而思江南遊長安青龍寺見壁間寰瀛圖指曰安得自渭達河至家乎傍有終南山翁曰可也令折竹葉置圖上注視之須臾波泛登舟旬日至家是葢仙術之妙向使因是以念蓬壺方丈瀛洲之境而遇翁指示之則其至仙道也不難矣奈何志

不在此而塵念不忘為可惜也道寧之客仙境豈非終南山翁之徒乎其所贈圖豈非寰瀛之類乎道寧無塵凡之念而慕至道如此將必有所遇焉於斯時也斯圖與諸君子之什曁予之言皆為外物不足道矣道寧其篤志以俟

義山聚塚記

廬陵銅溪劉嘉會先生所居之近有山焉初無名先生以其寬衍深秀而憫鄉人之貧窮歿而無葬地者令皆

葬於此今而塚墓纍纍殆百餘所人皆以先生所為義事也故名其山曰義山先生有學行文藝洪武中以明經薦至京賜華蓋殿説書後分教壽州以言事稱旨陞武進丞未幾罷官家居宣德初為知者薦入朝所司擬外校官時年已八十以老不堪事辭上曰師表後進正宜老成人不聽先生懇乞再四遂得還今年九十矣尚康强無恙鄉人德之者曰先生不慕榮利而享壽考此行義之報也然其餘慶之發殆不止此將猶在其子孫

已乎先生聞之曰吾欲鄉人死生皆不失所而不能也吾量吾力之所宜而為是耳豈望報耶或曰此仁人君子之心雖推以行之天下可也而有所不行焉獨不可惜耶夫士君子讀書學道得行其志者幾何人周官有墓大夫掌凡邦墓地域為之圖令國民族葬而掌其禁令使皆有私地域是則古之人無貴賤貧富死而未有無地以葬者後世山林川澤皆歸於民而據於大家巨室非細民所得有然後有暴骸露骼蓋多也今先生居

一鄉使一鄉之人無是患有古之道焉如得行其志而兼善天下則死而失其所者殆少也此世之所以惜之也歟先生誠仁人也使鄉之人祝之者信然則其後人之食其報者其又可量哉予姑記之必有以驗之

胡氏壽藏記

榮武廬陵之孝義人也姓胡氏其先自丹陽徙袁之宜春至南唐國子祭酒殿中侍御史盛從廬陵之淳化鄉遂為廬陵人七傳至伯通為王宮教授伯通之季子伯

順宋崇寧進士知邵武縣事邵武子襄為廬陵學官學官次子清臣為高安丞建炎徙家近郡城高安四傳至遂初榮武之曾祖也遂初生九皋九皋徙郡城之北螺峰之右築室樹藝資産益盛焉榮武之大父也九皋子三人建極仁極環極榮武則建極之中子也建極早卒九皋命榮武贅於邑之張氏榮武奮志礪行克自樹立創造居第於里錢溪之上廣拓園田積書以訓諸子奉外父母如所親嘗恨其尊府不逮養時節忌日必哀慟

焉事其母備極甘旨母沒以其尊府葬地遠不克朝夕見乃卜吉於所居傍近處奉尊府之喪與母氏合葬焉又作一室於家每日出之際升而望之曰朝陽軒以志其不忘之意榮武既壻張氏視田園居宅自有餘饒凡祖宗所遺財產悉推與諸父兄弟久之慮後世或有分爭之患於十分取其一築室以為其子孫往來陪祭居宿之所且以示水木本源之義性喜賓客壺觴尊俎款延弗倦鄉人困乏者尤加存恤正統庚申朝廷遣使

四出修復倉廪以廣儲蓄榮武輒出粟二千石以實官
廪備濟荒之用事聞詔旌為義民賚以羊酒復其家榮
武既老矣里之山前大道之傍有善地背負山阜前俯
平疇岡巒環拱如抱如揖榮武顧而樂之遂即其處營
為壽藏指示其諸子曰他日吾與汝母同歸於此棺衾
衣衾之物無不備具吾不慮也鄉人聞之莫不以為達
者之所為也今年秋榮武來謝京師將歸求予為其壽
藏記曰使吾諸子後日以是葬我也夫死者人之所惡

故不預凶事致身沒之後有經年累月而至於暴露者是誰之過歟榮武不事祖宗生業卓然自立有子七人皆循循雅飭二子游郡庠篤於學問平生不為不義不與人爭競凡為人子為人父為人兄弟叔姪朋友之道無不盡而於身後之事亦計慮至於如此俯仰之間舉無所媿焉一旦壽考令終而安處於玆則豈不樂哉予於是為記之而又繫之以詩曰廬陵螺岡有胡宅宜春來此矜閥閱祭酒盛居南唐末傳至伯通世已七伯通

之後澤未竭簪組蟬聯紹前烈至於九臯尤英傑徙居螺峯郡城北子孫相繼盡賢哲榮武生來有美質孝親友弟兄情切力行仁義自不伐承世餘慶壽可必平生慷慨無驕拂隂陽晝夜了然達偉然佳城何鬱鬱我自為之誰我刻我有中饋自結髪後百年來同此室爰居既安心則悦諦視萬古猶一日此時誰復同髙潔青松白雲與明月

清省軒銘

深州太守蕭公賢而善為政其在深州也久化行而民安之公尤未以為足懼在幾微生於其心而害於其政遂題其所居之軒曰清省以自警來求予銘銘之曰

慨薄俗之侵擾也獨澹泊而無營靈臺湛然如氷壺之潔玉鑒之明事至物來處之適宜無厚薄之與重輕高堂之上環千里之内絶歎息愁恨之聲苟利欲之一開則機務之繁興請謁踵其門而爭訟盈其庭此居敬之仲弓所以賢而清靜之蓋公所以名使凡為吏者皆若

是其爲政教化何憂其不成視古昔之循良固可與之齊驅而並稱豈徒光照乎一室將垂諸簡冊歷千祀而有榮也

折檻圖銘

漢孝成時王氏瀆亂國經欲移鼎祚張禹以帝師臣爲時屬望帝幸其私第以災異之變疑在近戚禹宜開陳正道歸咎王氏庶災祥禦而忠佞分宗社有可安之機矣夫何以子不語怪聖人罕言性命之說以塞主聽遂

致王氏愈肆而莽移漢祚實由茲始朱雲奮不顧身欲借利劒以斷禹首上怒命曳出斬之雲攀殿檻檻折使帝能因其言黜禹而疎王氏則外戚退聽而漢室張矣徒曰因而葺之以旌直臣是知其直而不能用也自漢迄今為日已久好事者圖其事以為世勸諸名公多有題跋之者予景仰直節慨慕風采於是圖作銘銘之曰作室之用必求良材匪堅則圮匪巨則頽在漢國師乃用張禹依隨王氏婞阿無補帝幸其第託言厥衷子不

語怪災異奚從有偉朱雲奮身赴赴欲借利劒往斬禹首直聲滿耳勁氣盈庭攀檻檻折上摩青冥揆今千載耿耿不閟流傳圖畫垂勸百世嗟嗟朱雲志從龍逢雲裨漢室逢捍有商直哉史魚其道如矢不遇名言世無夫子

忠恕齋銘

夫子之道忠恕為先惟斯二義體用克全中心為忠如心為恕盡己推己内外一致昔者孔門其徒三千能味

其旨曰唯曾參吾道之要有終有始一以貫之無復二理鄒國之裔慨慕昔賢作齋揭扁昭示几筵爰述銘辭廓宣藴奥聖學在兹胡不慥慥

硯銘

其堅也確然其潤也温然其圓也不至於柔佞其方也不過於巖稜硯乎硯乎是豈徒為吾今日之師表其將尚友乎千年也歟

琴銘

其形三尺其絃則七具音響之泠然備格調之清越可以招南薰而阜吾民之財可以操猗蘭而供達士之適然必得於心而應於手而後有以節八風而應乎六律也歟

丁母孺人墓誌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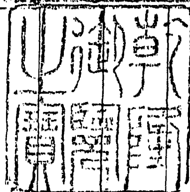
監察御史豐城丁俊改授嚴州推官未上任而母孺人歿歸守制於家將葬奉浙江憲副胡公之狀走五百里求銘於予予適當還朝濱行以不暇為辭洎至府城俊

又在焉求愈篤予又辭後十日舟過豐城俊挽舟請銘至再四曰俊與從兄弟粗知讀書為文以竊禄明時皆老母之教也生未能盡孝養之道歿又不得賢士大夫銘以垂不朽以慰悦冥靈地下其何以逭不孝之罪俊意注在先生先生幸無辭固辭不獲則敘而銘之按狀孺人歸丁氏為維辰婦克盡婦道俊為童子時維辰篤意延明師教諸子姪孺人極力相成之俊與諸從兄弟既長知父母意相率嚮於學每讀書至夜分孺人率婢

僕瀹茗供饌亦至夜分或勸少休曰吾豈恤諸子姪待師之禮當然也及諸子姪有禄位貴顯則嘗致書諭以持身操行毋貽前人羞不及乎其他有女適楊氏未一歲夫死族人憐其少執義勸孺人嫁之立召其女告之其意曰世恒言餓死事小失節事大於汝意如何女曰不待大人言意已決矣其女卒為楊氏節婦嗚呼自孟母後古今為人母能教其子載之傳記幾何人若孺人所為雖女婦之所當為者而少能之能於此其他蓋不

足言其視傳記所載亦何媿哉孺人姓周氏諱泰豐城港口人其歿以正統三年十二月十日距其生戊戌三月三日得年八十有一子男二人長即俊宣德丁未進士次曰佩從子曰侃鄉貢進士桐鄉學諭曰儀永樂辛丑進士工部主事曰倬用薦知武康縣事皆承孺人之教者女四人長適毛氏次適袁氏次即節婦次適甘氏孫男六人璉璘瑜璲璐瑄曾孫男四人以己未年十二

原缺



古廉文集卷三